

華彩



(《當代》1981年第6期)

高爾品

帷幕慢慢地拉開了。聚光燈緋紅溫暖的光束，投射在媽媽和捷明的身上。

音樂廳裏靜極了，靜得能聽見我心跳的聲音。

媽媽的手輕輕地抬了起來，神情那樣專注，眼睛浸在緋紅的燈光裏晶亮晶亮地閃爍著。我的心裏不覺掠過一陣輕微的顫慄——那閃爍著的不是媽媽的淚光嗎？

我抓住了身邊那個人的手，那只手也緊緊地捏住了我的。直到我感到疼痛時，才轉過臉來看她——不，我不敢看她的臉，因為她的臉在幽暗的光線裏竟顯得那樣地慘白，眼淚正象小河一樣無聲地奔瀉在她的面頰上。可是，她的眼睛卻睜得那麼大，那麼美，又那樣苦痛地盯著臺上的那個拉小提琴的人……

就在這一刻，琴聲響了。是媽媽彈的。這鋼琴小提琴協奏曲《十年暢想曲》的第一個音符，是那麼有力，那麼富於感情！它宛如一朵浪花飛濺在我的心裏，立即變幻出迷離的色彩；而捷明那悠然而出的琴音，宛如空中一根半透明的絲帶，正從這浪花的飛濺與嘯鳴聲中飄了出去，飄了出去……

我的眼睛突然噙滿了淚水。眼前頭顱的海洋不見了，舞臺也象消隱在海洋的深處。這精巧美麗的音樂廳宛如正在變換成昨天的歲月，昨天的天地，昨天的

校園與人心。因為媽媽和捷明的琴聲正在傾訴著我們昨天的辛酸與歡樂……

I

一九七〇年夏天，我度過了十七歲生日。

從六六年夏天起突然刮起的暴風雨，象瘋狂得夠了需要稍稍喘息一下那樣，將一種寧靜可是窒息的空氣籠罩在我的身邊，籠罩在音樂學院的校園裏。

血開始在暗暗地流，人心像是沉到了深處。生活並不平靜，可是失去了往日的喧囂。音樂學院的人都被攆到了鄉下，校園空空，滿目荒涼，只留下了幾戶不能再移動的破敗人家。因為媽媽是個早就退職的聾子，我們家才被允許留在這個被遺忘的角落裏。

一天晚上，我和媽媽從外面回到音樂學院，走進了徒有幾堆爛瓦破磚的大門。夜色遮蔽著武鬥後留下的斷壁殘垣，也遮蔽著我和媽媽的心。

夜色裏看不清媽媽的臉，可是，看得見她的眼睛。

我突然想跟媽媽說句什麼，哪怕是一句調皮而又嬌嗔的話也好。我不習慣這死一般沈寂的夏夜。在這樣的夜晚，你會對自己生命的存在都發生懷疑的。

可是，我只是在暗中抿了一下嘴巴。因為，媽媽聽不見，她是個聾子。我又想起了跟媽媽說話的特殊語言，一個特別的手勢，一個有特徵的口型，還有，一種富於表情的神態。然而，暗夜裏媽媽看不見這一切。

突然，我好象聽見了什麼聲音。這聲音是那樣地輕微，可又是那樣地清晰，而且還那麼熟悉。這樣的夜晚，誰會在這樣的校園裏談心呢？

我拉了一下媽媽的胳膊，媽媽立刻偏過臉來。我對路邊黑黝黝的小樹林努了一下嘴，用手對那兒指了一下，又拉了一下媽媽的胳膊。媽媽明白了我的意思，向小樹林看去。可是，她很快又回過頭來，向我微微地張開兩手，表示她什麼也沒有看到。

不，我沒有產生幻覺，我還沒到產生幻覺的年齡呢！我的眼睛終於穿透了夜的黑紗，看到了小樹林邊上的兩個人影，並且很快就認出了他們。我抿了一下嘴巴，不開心地正準備拉著媽媽就走，可是，另一種神秘的情緒，又拖住了我的腿。我沒有顧得上黑暗裏媽媽奇怪的眼光，竟偷聽起人家的話來了。我真地聽到了，聽清了，我沒有猜錯，是捷明和舒麗在說話。舒麗說：“……媽不同意我們。再說，我，也要到文工團當臨時提琴手了，和你有那種關係，不好。這，是最後一次了，你別再找我，媽媽知道了，要……”

我的心抖了一下，臉上忽然發起燒來。偷聽人家的情話，不羞！可是，我卻又愣在那裏，動也不動，直到媽媽拉走了我。

舒麗是我的好朋友，比我大四歲，捷明等於住在我們家，他已經和我們一起生活了五年。他是孤兒，媽媽對他比對我還好，我有時真嫉妒呢！我知道他和舒麗好，這能瞞過我嗎？

可是，我剛才聽清了，舒麗要不和他好了。這使我愣了，說不出是什麼滋味。驚訝還是失望，同情還是擔心？我覺得有點惋惜，又有點幸災樂禍，甚至還有點莫名其妙地傷心。誰能說得清一個十七歲少女的心？何況我自己！

雖說那種年頭，往往催人早熟，可我卻總不象個有心思的人。雖然有時我也想裝作大人，沈思默想，臉上露出憂愁與憤怒，可是，它們就象與我無緣似的，總是維持不長久。不是嗎？剛才偷聽到的話雖然也讓我快活了一會兒，可是一踏進家門，不快活就溜走了，並且急於要把剛才偷聽來的人家的傷心話，象報喜一樣報給媽媽聽。我和媽媽又做嘴型，又打手勢，又擠眉弄眼，可是，是媽媽的眼睛與感覺不靈了，還是這樣的事情太難用嘴型、手勢與表情來表達了？媽媽對我搖著頭，說她沒有聽懂，可眼睛又在急切地盤問著我。我生氣地一嘟嘴巴，把兩手往下一拖，不說了！媽媽立刻笑了。她看出我不耐煩，生氣了，忙轉過身子，順手在桌上撕下一張專備的紙片，往我的手上一遞，臉上露出了象賠禮似的笑容。我對她噘了一下嘴巴，這才奪過她手中的紙和筆，不假思索地就寫了幾行字：“舒麗說她不和捷明好了！”

我寫完了，媽媽也就看完了。她立即張開兩手，吃驚地看著我，問我：“為什麼？”

我伏在媽媽的肩頭上，連嘴帶手地動作起來，還對著媽媽的耳朵大聲叫道：“她媽媽不同意！”

媽媽總算明白了，卻只是愣愣地看著我，我不自覺地對門外看了一眼——要是捷明聽見了我這樣大大嚷可就糟了。還好，門外沒有人。

媽媽竟象那次被抄家之後一樣，站在我面前呆呆地出起神來——我忽然可憐起媽媽來，忙偎依了過去。可是，媽媽卻沒有給我相應的溫情。我生氣了，又有點兒幸災樂禍，不為別的，就為我有點嫉妒捷明，他分走了媽媽給我的愛。

當我和媽媽在各想各的心思時，哥哥卻顛了進來——別笑話我這樣形容他走路，他生來就是那麼一副顛像！他一進來，就大喊大叫地說：“甜甜，你少管別人的閒事！他活該，總有一天還要倒大楣！”說完就又顛了出去。他是我們家唯一的無產階級——工人。瞧他那副神氣勁，全然忘了當年他沒考上高中時受過的冷落。

也真奇怪，哥哥的話竟突然把我的心情改變了。我忽然想到了捷明，並可憐起他來。

媽媽走了，我跟著媽媽走到隔壁的那間小房間。門虛掩著，媽媽將它輕輕地推開了。

屋裏沒有人，有的只是一桌零亂的樂譜，連被子也沒疊的床，規規矩矩睡在琴盒裏的琴，還有那架躲在牆旮旯裏的破風琴，那是媽媽的。

媽媽失神地看著這一切，燈光下連臉也變得蒼白了許多。

我的心裏忽地填滿了不自在，真的可憐起媽媽來了。因為，我知道，五年來，他的一顰一笑都牽拽著媽媽的心。

往事就象一片浮雲，遊到了我的心邊……

2

我從記事起，媽媽就是一個聾子。

小時候，我問過媽媽，問她怎麼是個聾子，可是媽媽的臉色使我不敢再問下去。我也曾天真地問過爸爸，爸爸只會惡狠狠地回答我：“鬼才知道。”後來，待我長大了一點兒時，我隱隱約約地聽見哥哥和姐姐嘰咕過，說媽媽是在那位院長回國之後，因為晝夜失眠，才突然變聾的。可是，我不相信。

到我開始明白點兒人事的時候，我慢慢發現媽媽要是和爸爸在一起，她的臉上就會失去笑容，失去那種我能感覺到的、特別溫暖的東西。

媽媽最美的時候，就是她坐在鋼琴的前面時。那時我小，就依著媽媽的腿，看著媽媽的手在琴鍵上一彈一彈，琴鍵蹦出許多好聽的聲音。有時，我也用小指頭去按那白的和黑的琴鍵，讓它也發出好聽的聲音來。每逢這時，媽媽就笑了，還吻我，甚至端詳著我，說一些我還不大明白的話。有一次，我把媽媽的兩隻手攔在身後，自己按響了琴鍵，問媽媽聽不聽得見？可是，媽媽的臉忽然叫人害怕起來了，我也怕了。後來，媽媽把我摟到了懷裏，一會兒，眼淚就濕遍了我的小臉。

“媽媽教你彈鋼琴、學音樂好嗎？”媽媽含著淚水問我，我象懂事似地點點頭，媽媽把我摟得更緊了。從此，媽媽的生活裏象是忽然又獲得了歡樂，每

一天最歡樂的時光，就是當我和媽媽一起坐在鋼琴前面的時候。

待我又長大了一點時，就發現媽媽不大喜歡哥哥和姐姐。媽媽曾喃喃地對我說過，“甜甜，他們不象我。”

他們不象媽媽，那麼，肯定是象爸爸。我不喜歡爸爸。因為他總是愛叫媽媽流淚，就象姐姐和哥哥老愛對我做出一副管教我的樣子，叫我討厭他們一樣。

我們家好象分成了三撥兒：我和媽媽，哥哥和姐姐，還有，就是爸爸。哥哥跟姐姐最好，什麼事都愛在一塊兒嘀咕。爸爸後來調到內地去了，一年回來一、兩次；就是回來了，也只是抽他的煙、喝他的酒，喝醉了還又哭又笑地，每逢這時，我就會看見媽媽厭惡的眼光。

我們一家就這樣既平靜又不和諧地維持到了那一年——誰也不會忘記的一九六六年。

那一年，我才十三歲。幼稚、單純的我還不能明白突然之間發生的那種天翻地覆的變化，我只是覺得害怕，害怕那些變化造成的災難會降臨到我和媽媽、還有我們一家人的頭上。但我又驚奇，驚奇音樂學院裏白天黑夜都響著一片“啞啞啞吭吭吭”的進行曲。許多與我同齡的小姑娘都穿起了草綠色的軍裝，梳兩隻羊角辮，手裏神氣地拿著小紅本，胸前還佩著一隻挺大的紀念章。可是，媽媽沒有這樣打扮我。我還是穿著過時的童裝，任媽媽將我的頭髮一把捋緊，梳成一個蓬鬆的大辮子甩在身後。我有點兒羨慕人家，可又覺得還是自己美。

也許，真的是聾子不怕雷吧，媽媽看著眼前身邊發生著的一切，依然沈靜得很，臉上看不出有什麼驚慌失措的表情，只是有幾天夜裏當我醒來時，卻發現媽媽的眼睛是睜著的，睜得那麼大，好象她的耳朵已經聽不見，要用眼睛來聽一樣。

或許，正因為媽媽是個聾子，退職又早，所以，沒有誰來找她麻煩。要不是不懂事的姐姐忽然在家裏貼了一張大字報，嚎叫“媽媽的小資產階級情調應當批判”，媽媽還真不知道被人貼那種玩意兒的滋味呢！好在它是貼在家裏的，要不就難以設想了。

有一天下午，當媽媽領著我匆匆走過禮堂時，忽然看到一個人被那些穿草綠色軍裝的學生逼迫著跪在臺上“做飛機”，那人臉上汗淋如雨，而且滿嘴鮮血。媽媽突然停了下來，我的手被她捏得好疼，可是我又不肯掙開。

我發現媽媽的手在顫抖，臉色蒼白。我奇怪而又害怕地跟媽媽僵緊了，又向著那個倒楣的人看去——那不是院長嗎？彈鋼琴的大教授呢，還是從國外回來的！也就在這一剎，我忽然想起來了，想起有幾次，當媽媽領著我遇見他時，總是急忙避開他，卻又捏緊了我的手的情形……媽媽就象從來不認識他一樣，雖然我早看出來他想找媽媽講話。

難道媽媽的耳朵真是因為他才聾的？

媽媽轉身領著我走了。那天晚上，媽媽坐在鋼琴前面，手指頭老按錯琴鍵，連我都聽出來了。

那以後的幾天，我發現媽媽的臉蒼白得厲害，連爸爸來信說他也被“揪”出來時，她也只是失神地愣坐在那兒。一連幾天，一次也沒有領我出去過。

我永遠忘記不了的是那天晚上，媽媽忽然象哭過一樣，領著一個人回到了家裏——我認識他，他就是那個院長的兒子，雖說已經十七歲，可是長得瘦瘦弱弱的，就象個小姑娘一樣。他沒有媽媽。

他也象剛哭過，站在媽媽的身邊，臉上沒有一絲血色，臂彎裏夾著提琴的琴盒。媽媽將他的一隻小箱子擱在我們的床底下。

媽媽拉過我，牽著我的手，另一隻手，又牽住了他。媽媽的眼裏噙滿了淚水，聲音顫抖地對我說：“甜甜，他叫捷明，叫他哥哥，以後他就在我們家了。”

我吃驚地瞪大眼睛，望著媽媽。媽媽正滿含期望地看著我。可是，我卻在輕輕地掙脫著媽媽的手，媽媽沒有放開我。

我不覺看了一眼我的這個“哥哥”，可是，“哥哥”的眼光立即躲開了。

這天晚上，他就睡在媽媽給他鋪的小床上，我卻被媽媽摟在懷裏。

“他的爸爸死了，家也被封了。”媽媽忽然輕輕地說。我忽然感到枕巾變濕了。

我睡不著，不明白媽媽為什麼要把他領回家來。他不是“特務”、“走資派”的兒子嗎？可是，我從來沒有違拗過媽媽，何況我也可憐他。

誰想，第二天，哥哥和姐姐一回來，就嚷起來了。說媽媽不想讓他們活了，把一個與我們家無親無故的走資派的兒子領到家裏，是嫌霉倒得不夠大！

媽媽坐在捷明的小床上不吱聲。雖然她聽不見，可是，姐姐與哥哥的神情她還是能看清的。

我站在媽媽身邊，心裏矛盾著呢。我討厭他倆，可是媽媽這麼做——合適嗎？噢，我太小了，還想不明白。

就在這時，一個身影怯怯地閃在門外的過道裏——是他，還夾著提琴。

哥哥的臉都紫了，嚷了一句：“我非寫信告訴爸爸不可！”然後轉身就走了。走過他的身邊時，還從鼻子裏哼了一聲。

姐姐卻走到了他的跟前，說：“我們家不歡迎你，你走吧！”

他的臉紅了，眼睛裏忽地閃起兩團晶亮的淚水，然後低頭慢慢地走進房間，從床底下拿起了那只小箱子。

媽媽慌忙站了起來，一下拉住他，可是他掙脫著，眼淚快要溢出來了。

“媽媽！”姐姐極其不滿地高叫了一聲。媽媽竟象聽見了似的，猛地擡起臉看著她，手還在拉扯著他的胳膊。

那一刻，在我的眼睛裏，姐姐是那樣地無情並且討厭，他又是那麼值得同情與可憐；媽媽呢，媽媽就象希臘神話裏的女神那樣，沈靜地守在他的身邊，保護著他。

我們四個人就這麼僵持著，直到媽媽挽著他的胳膊走了出去。

我的心忽然變得空落落的。我向媽媽追去，可是，姐姐攔住了我。

我推開了姐姐，走在媽媽和他的身後。幽暗的過道裏，我看著他瘦弱的身子，忽然間，一種從未有過的憐憫，湧上了我的心房。

我走過去，拉住了媽媽的袖子。

媽媽回過臉來，看著我。我的眼睛在對她說道：“媽媽，留下他吧！”一霎間，眼淚竟湧上了我的眼眶，我忙低下頭去。

媽媽將我摟進了懷裏，也摟住了他。她看懂了我的眼睛裏的話。

我們三個人就這樣久久地站在過道裏……

媽媽的眼睛突然亮了，她看著樓梯下面的那間小儲藏室。我明白了媽媽的意思。

捷明終於被留下來了，就住在我們家隔壁的樓梯下面——那兒原是公家堆雜物的地方，可是空著。雖然哥哥與姐姐又大吵了一場，可是，媽媽卻用沈默抵抗住了他們。並且就在當天，媽媽還親自去造反隊磨蹭了許久。造反隊經過研究，終於同意讓捷明住在那間樓梯檔裏了。那天晚上，媽媽微微激動地把我和捷明摟在懷裏，對我們說：“孩子，好人還是有的……”

在那“停課鬧革命”的年代，媽媽成了他的教師，用鋼琴，也用心伴和著他的琴聲。媽媽說她在未聾之前聽過捷明的一次演奏。那時，他才七歲，剛隨他爸爸從國外回來，可是卻演奏得那麼好，並說是她在未聾前聽過的一次最能動心的演奏，因為就在那個孩子的琴聲裏，洋溢著不尋常的才華。就在那之後不久，媽媽的耳朵聾了。媽媽說當時她還是摟著我聽的呢，可惜那時我還小。

“孩子，你失去的已經太多，不能再失去琴聲。”

我不止一次地聽見媽媽這樣對他說。每當此時，媽媽的臉上就會顯出一副既淒涼、又有所慰藉的神色。

就在那艱難的歲月裏，媽媽嚴格地按照音院的教程，按部就班地培養著他，從沒有一絲懈怠。開始還用鋼琴為他伴奏，後來，鋼琴被抄走之後，她就用那架連抄家的人也看不上眼的破風琴代替了它。

我記得媽媽剛為捷明伴奏時，只要她一看見捷明放下琴弓，臉上又顯出了迷惑的神情時，媽媽的兩隻手就會從琴鍵上滑落下來，或者愣愣地按在琴鍵上，眼睛裏常常會溢滿了淚水。有時她還微微地搖一搖她那美麗的下巴——媽媽是在為自己是個聾子而痛

苦……可是，媽媽漸漸地能跟得上節奏了，漸漸地竟伴和得那麼入絲入扣起來。媽媽的臉上浮現出了欣慰的笑容，那笑容裏象藏著幸福的影子一樣……

幾年過去了，哥哥姐姐的吵鬧，爸爸偶爾回來時的冷眼，都沒有動搖媽媽的心。就在這間又矮又窄的小屋裏，我們好象在喧囂的塵世外面，又有了一個和睦勤奮的小家庭，一個被人間的惡風邪雨遺忘了的角落。可是，我始終都沒有深想過，媽媽為什麼要收留這個孤兒？難道僅僅是對一個路人的同情與憐憫嗎？

3

夏天的黎明是最美的。

我躺在床上，窗外瓦藍的天空就象給海潮洗過似的，愈來愈明淨，愈來愈藍汪汪的了。窗外那本來就婆婆多姿的小樹，更是襯著又遠又藍的天幕，還披著一條淡紅淺金的雲霞的飄帶，真象個古裝戲裏的小美人。

可是，你知道黎明時我心裏的第一個感覺是什麼嗎？就是我聽慣了的黎明的琴聲。那每天早晨把我從睡夢中喚醒的琴聲怎麼不見了？那練習曲枯燥乾巴可又別有風味的旋律哪兒去了呢？往日，當我正沈睡在少女的夢鄉裏，忽然被那明亮、有時還覺得遙遠的琴聲喚醒時，我真有點恨他呢！可又正是他的琴聲，才把我這個懶姑娘從被窩里拉了出來，蓬鬆著頭髮，小跑著，來到另一片小樹林裏，唱響了第一個音階……

可是，今天它哪兒去了？難道他沒有起來？難道五年來無論冬夏春秋沒有一日間斷的琴聲真地消逝了？難道住在我們隔壁的年輕人第一次睡了懶覺，病了？我忽然想起來了，想起來了——“舒麗不和他好了！”是的，昨天晚上舒麗對他說的話，我不是親耳聽見了嗎？還告訴了媽媽，還想起了那麼多的往事。

人的心思多奇怪呀。我居然起來了，只套了一條長褲，就溜出了家門，溜到了那扇小門的外邊，推開一條小隙縫，他不在，琴也不在。

我忽然轉過身來，向屋外跑去，我知道他在哪里！

我從來就沒有猜錯過。他就在那片小樹林裏。只是，今天，我看見的不再是他早練的身姿，那微微閉起眼睛一心沈浸在練習曲裏的神情。他靠在一株小樹上，琴捏在手裏，傍著他的膝蓋，弓尖戳在地上，眼睛望著與太陽相反的方向，仿佛那小半個灰濛濛的天空把他給吸住了一樣，我好象第一次感到他既秀氣又單薄。

我的眼前忽然又出現了五年前他第一次來我們家時的情景，想起了媽媽常對他說的話：“孩子，你失去的已經太多，不能再失去琴聲。”

是的，他不能失去琴聲，不能！我的心裏忽然這樣叫起來了。

我過去常做些莫明奇妙的事，惹得別人說我不懂事，就連嬌愛我的媽媽有時也要說我幾句。這一刻，我竟又莫明其妙起來，好象他應該歸我管束，我是他的小老師一樣。我一下竄到他的身後，沒頭沒腦地說：“你幹嘛不練琴？”

他猛地轉過身來，一見是我，臉立即紅了。

“爲什麼？”我又逼問了一句。

他有些忸怩，大眼睛望著我，可又躲著我的，好象渾身都不自在。

我真的生氣了！只爲舒麗不和他好，就不練琴了，還這麼一副鬆包樣兒！我心裏就象來了火似的，決定再說一句狠的，好讓他知道，平時在他眼裏微不足道的黃毛丫頭，多麼會管教他！

我說：“我知道你今兒爲什麼不練琴。”說完我還挑釁地看著他。

他神色明顯地慌亂起來，眼睛看著我，那眼光就象要在我臉上搜尋點兒什麼來似的，臉也憋得通紅。

我故意不說了，讓你急去！

他忸怩了半天，才開了口，試探地對我說：“她告訴你了？”

我故意要再激他一下，便說，“誰呀，她是誰？她告訴我什麼了？”

他立刻不吱聲了，低下頭去，臉都紅到了脖根上。而且，也就在這會兒，我才看出他的臉原來一定是很慘白的——紅得不均勻呀！還有，瞧他眼睛，迷惘的，象沒有睡覺呢。

我的心軟下來了，暗暗責怪起自己來，甚至忽然羞起來了——這算什麼呀？大清早晨一個姑娘家只穿著一件圓領衫，辮子也沒梳，就與一個男的，不，小夥子呢，面對面地站在小樹林裏，還管教人，叫人家看見了，該說些什麼哇！

我的心忽然跳得快起來，眼睛也不敢看他了，只顧瞧著自己的腳尖。

大約我確是不象剛才那麼“英雄”了吧，也許，是我的羞怯使他也不再象剛才那麼緊張了吧，這時，我倒聽他說了一句：“甜甜，我們，回去。”

我擡起臉來看著他，忽然覺得臉有點燙。我看著這個平日裏媽媽一定要我們象親兄妹一樣相處的人，心裏既可憐他，可又有點兒生氣，還有點兒說不出的害羞，至於爲什麼，連我自己也不清楚。

正在我要移開眼光，順從地轉過身去時，一縷聲音從遠處飄來。這聲音越來越大，越來越強，它象早晨的柔風，又象傍晚的流水，還象，還象天上的灰雲塊兒吧，正一古腦兒地向我耳中，更向我心裏遊了過來。這是琴聲，是那架我們都特別熟悉的低低的嘶啞的破風琴聲，而且彈的是小提琴的教程練習曲。這准是媽媽彈的！我只對捷明看了一眼，叫了一聲“媽媽彈的！”然後拉著他就跑，也沒注意到他的臉色忽地變了。

我們跑著，清晨的涼風向我們迎面撲來，直到風貼緊了我身上的圓領衫，我才忽然鬆開了他的手，一下攥住了圓領衫的下擺——多羞人哪！我甚至偷偷地看了他一眼。還好，他沒有看我，否則，真要羞死了！

勃格裏尼練習曲有力的旋律，終於伴著我們奔回了那座彈痕累累的教學樓。我們沖進過道，跑到小屋的門口，媽媽正微聳著肩膀，全神貫注地在彈著勃格裏尼呢！

可是，破風琴的聲音再也不象剛才遠遠地聽起來那麼好聽了。然而，媽媽彈風琴的姿勢多美啊！她那長長的黑油油的頭髮，隱在暗裏顯得線條很美的臉龐，還有瘦削的肩頭……這一刻間，要不是媽媽彈得太專注了，我准會撲到媽媽的肩膀上，淘氣地撒起嬌來。可是我沒有。人人都說媽媽年輕的時候十分美

4

麗，可叫我看，如今已經五十多歲的媽媽，不一樣是很美嗎？人家雖也說我漂亮，可都說我不如媽媽呢！我可不嫉妒，難道對媽媽也能嫉妒嗎？

就在我遐想翩翩時，我忽然聽見了一聲裂帛似的巨響——這是一聲和絃！我猛一回臉，捷明也正背對著媽媽和我，拉起勃格裏尼練習曲來了！他一開始就拉得那麼響，那麼有力度，而且立刻合上了媽媽的琴聲，簡直不象他平常在樹林裏拉的。我的心猛地彈了一下，看著他的背影，他有力的大臂，還有，那絡震顫在額前的長髮，我不由又轉臉向媽媽看去，媽媽就象不知道我們正在她身邊一樣，彈得那麼專注，那麼富於節奏，又與捷明的琴聲和得那麼好，簡直象在樂隊裏伴奏一樣，要是叫別人聽見了，誰能相信媽媽是個聾子！

我立即明白了過來。媽媽彈的正是捷明現在進修的課程。難道媽媽也發現了今天早晨消逝的琴聲？她是怎麼發現的？直到這時，我才明白過來，媽媽是在用琴聲呼喚他。是的，一定是這樣！這些年來，媽媽不總是在用這嗚嗚的帶點兒母性溫柔的琴聲寬慰著他這個失去了父母的孩子，又用音樂來啓迪他的天性，敦促他孜孜不倦嗎？

捷明象狂了似地猛拉著，好象他拉的不是琴弦，而是他的心一樣。雖然他平日裏顯得柔弱羞怯，也不愛說話，可一旦拉起琴來，他就會變成另外一種人，奔放，剛強，可今天的琴聲還是不對呀！

媽媽擡起臉，對他的背影看了一眼，眼睛裏忽然掠過一絲傷感的神色。我的心一動，就象突然問明白了什麼。就在媽媽低下臉去，瘦削多皺的長指頭從琴鍵上慢慢地滑下來時，我轉身走了，急急地穿過過道，來到了另一片小樹林裏。可我並沒有在那兒站上幾秒鐘，便又向小樹林後面的那幢殘破的教學樓跑去。我要找舒麗去，要埋怨她不該和捷明撒手！我不懂得什麼叫做愛情，可我從小說裏看到的，愛情就是一種除自己之外誰也管不了的感情，有時連自己也管不了呢！可舒麗為什麼要把它交給她媽媽管呢？她不應該和捷明撒手，就是不應該！因為單單只為捷明剛才拉出的那種味兒的練習曲，就叫我受不了。

看得出來，舒麗肯定是失眠了，眼圈兒都是黑幽幽的。我走進她的房間時，看見她一隻雪白的胳膊無力地垂在小床沿上，蓬鬆的鬢髮拂著她白蒼蒼的面頰，臉朝著牆壁，眼睛閉著，像是睡熟了一樣。只是在我悄悄地走到小床跟前，挨著床沿坐下來時，才發現她的睫毛在顫動，臉上有淚痕。

我沒吱聲，因為她肯定知道是我。

舒麗比我大四歲，患著十二指腸潰瘍，病殘學生，暫時和我一樣，都屬三不管，沒有工作。她與捷明同是音樂學院附中小提琴班的同學，也許他倆就是因為這才好上的吧！

舒麗的爸爸在六六年底就失蹤了，至今杳無音信。她媽媽非常美麗，外表柔似水，內裏卻剛強。人都說，有個有權的人想娶她，逼著她與失蹤了的丈夫離婚，可她就是不從。幹部下放時，她被當作“美女蛇”遣送到農場去了。她走時，曾來拜託過媽媽，還關照過我呢，要我們幫著照顧舒麗——她就這麼個女兒。而且，看樣子，她也挺喜歡歐陽捷明，可是她為什麼要反對舒麗和捷明好呢？

我坐在舒麗的身邊，看著她。可她卻還在裝睡，就象真地不知道我正坐在她的身邊一樣。

我終於忍不住了，拉了一下麗姐的胳膊。

舒麗睜開眼睛，轉過臉來了。

“這麼早，你來做什麼？”她問我，話說得一本正經。

我心裏忽然想笑，可立刻就忍住了，並且撇著嘴巴說：

“你還瞞我？瞞我就不說了！”

“不說什麼？”她有點兒局促，可仍舊是無精打采的樣兒。

我見她裝作漫不經心，便鼓起了嘴巴，兩手往膝蓋中間一夾，不說了，而且連看都不再看她。

這樣過了一刻，我忍不住偷偷地瞟了她一眼，看見她又已偏過臉去，樣子象是很淒涼。

我是看不得人家可憐樣兒的。一見她這副樣子，我立即轉過身子，用手扳過她的臉，對準她的眼睛看起來，故意辣滋滋地說：“你爲什麼不和捷明哥好了？”

我有意加上一個“哥”字，以示區別。當他的面，我可從來沒有這樣叫過他。

舒麗皺緊了又長又黑又細的眉毛，像是困惑地看著我，裝作不明白的樣兒。

我可不饒她。怪不得別人說我心直口快，這會兒，我乾脆兩手一下按住她的雙腮，說：“你騙我！昨晚上你和他說的話，我都聽到了。你幹嘛不和他好了？今兒早上，他連琴都不拉，後來拉起來就象火山爆發似的，嚇死人呢！”

我忽然覺得渾身一陣輕鬆——我的秘密總算倒完了。

可是，舒麗仍舊垂著眼皮不吱聲——她的臉真美，可就是太苦了點兒，尤其是這會兒。

我不高興了，什麼我都抖出來了，難道都不能換回你一句真話嗎？

我撒起嬌來，半真半假地說：“麗姐，你再不說話，我就走，再也不來了！”說完，我真地轉過了身子，不再看她。

她怎麼這樣有耐心，又這樣不動心呢？平時，我只知道她象她媽媽，柔得象水一樣，任你叫它怎麼流就怎麼流，只是她不僅外表，連內裏也這樣。可是，今兒，她怎麼就這樣耐得住性子，連半句話也不告訴我？還這麼淒淒戚戚的樣兒。依我的性子，我真要生氣走了，可是，也不知是什麼留住了我。我又轉過身來，一把抓住她的手說：“麗姐，告訴我，再不說，真要把我急死了！我爲你呢！真地是你媽媽不讓你和捷明好嗎？”

她說話了，不，只是張了一下好看的嘴巴，然後輕輕地搖了搖頭。

“到底爲啥呀？”我差不多要急得喊起來了。

舒麗看著我，眼淚竟慢慢兒溢上來了。可是，她在忍著，沒讓流下來。許久才說：“不可能了，你不知道，反正不可能了。”頓了一會兒，她又說，“我要進文工團當臨時演奏員了，不久還會轉正。來，別

這麼看著我，爲我歡喜一下吧。”她也抓住了我的手。可是，我發現她的聲調有些顫抖，手也有點涼。

“這跟不和他好有什麼關係？”我忙說。

她不說話，一雙憂傷的眼睛看著我，說：“跟他好，就進不了文工團。”

“進不了就不進唄！”我大聲說。我一時還沒想明白進文工團與和捷明不好有什麼關係。

“你不懂。”她說，偏過臉去了。

我不懂？我幹嘛不懂？這又有啥不好懂的？難道只爲了一個能轉正的臨時工就要把一個愛人丟掉？我在小說裏看到的愛情並不是這樣的呀，不是，絕不是！

我又扳過舒麗的臉，說道：“我不許你不和他好！”我說得一本正經。

“甜甜，”舒麗忽然摟住我的頸脖子，好一會兒才對我說：“我什麼都告訴你，你千萬別對他說，也不能告訴別人。有一個人對我說的，只要我願意跟他好，他就能讓我進文工團，還能轉正。甜甜，別推開我，聽我說，不要罵我，你不知道，你不會明白我的，我媽媽——”她忽然兩手一松，不再說下去了。

我猛地擡起臉來，看著舒麗。我看見明晃晃的淚水正在她美麗的大眼睛裏閃動，可我還是不知輕重地說：“麗姐，你怎麼這樣不值錢，你——”

舒麗一下捂住了我的嘴巴，眼淚頓時從她的大眼睛裏滾了出來。

我不愛看她這樣！我也不可憐她！我使勁扳開她的手，氣呼呼地站起身走了。麗姐水性楊花，不象我在書裏看到的姑娘，一點兒也不象！

我剛從左邊繞過那幢大樓，卻一眼瞥見媽媽正從右邊向後面走去——她一定是去找舒麗，一定的！我正要叫住她，她已消失在大樓的拐角處了。

我站在那兒好一會，連動也沒動一下。媽媽是爲捷明說情去了，可舒麗是不會告訴她真情的。

我心裏突然有些怏怏不快起來。誰知道這是爲什麼？

我沒精打采地溜進了那條黑幽幽的過道，正要走進自家門去，一轉念，便溜進了捷明的小屋，並且掩上了門。

這個琴癡子，竟沒有發現我，仍舊坐在桌前，兩手撐著腦袋。桌上還放著冒熱氣的早飯——三個雞蛋呢，媽媽可真優待他！我想跟他說舒麗不值得他愛，可一看到他那頹然傷情的樣兒，心又軟了下來，不過，我不是那種心裏能攔得住話的人，更不是一個在別人面前不願意表現“我的存在”的姑娘，於是，我故意輕輕地咳嗽了一聲。這一聲，立即驚醒了琴癡子。他一回頭，臉就紅了，甚至連眼睛也慌張得不知道瞧我哪兒才好。見他這樣，我立刻又為他難受起來，而且馬上就又生氣地想起了舒麗。我硬邦邦地說：“我什麼原因都知道。”

說完我看著他，想看他的反應。

捷明臉紅了，並且低下眉眼去。好一會兒，才又擡起臉來，眼睛裏象含著一種祈求的神色，就象在對我說：“你能告訴我嗎？”

我也不管這真是他對我的要求，還是我本就想兜底才產生這樣的感覺，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說：“不是她媽媽不准她和你好，是她和別人好了，要進文工團當臨時演奏員呢！”

這句話我講到最後一個字時，才懊惱起來。因為我看見捷明的臉色變了，一下變得那麼紅，可是紅裏又滲出一片蒼白，那眼神，那神態，都快叫我害怕起來了。

“捷明哥，你——”我忙奔了過去。可就在那一霎間，他先站了起來，而後，又軟軟地坐了下去，偏過臉去了。

我怎麼這樣沒有心計呢？怎麼連這種話都可以不假思索地亂說一氣呢？我正埋怨著自己，心裏忽又生出了一個奇怪的想法，我想懺悔一下，想為他做點什麼，以彌補自己剛才的莽撞。

我走近了他，兩隻手攔到了他的肩上。我居然象平常媽媽吻我那樣，在他柔軟的頭髮上輕輕地吻了一下。

捷明的腦袋觸電似地顫抖了一下，我也立即全身一顫，彈了開來，一下子靠到了牆壁上。

他回過臉來，臉上一副迷惘驚詫的神情。象在埋怨我不該這樣，又象不敢相信吻他的竟是我！

我筆直地盯住他的臉看著，臨了，我連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竟說出了這樣的一句話：“我是妹妹！”

要是換一個會談戀愛的丫頭，別人准會說她這是不打自招，我可說的是真話。我怎麼會愛他呢？就是愛他，那也只是一個妹妹的愛。再說，就連這種妹妹的愛，也還是讓舒麗給逼出來的呢！何況，我說這話是為了解釋自己剛才的莽撞行為，還有點警告他的意思，叫他別胡猜，本來就是嘛！

捷明臉上的表情奇怪地變了，越變越柔和起來，紅潤也在慢慢地退去。他看著我，許久，才輕聲說了句：“甜甜，我給你伴奏好嗎？你今天早上沒練。”說完他就又低下臉去了，過了一會兒才又擡起臉來對我看著。

他的話說得那麼委婉，那麼真誠。他是想借此來攆走自己的痛苦嗎？用為我伴奏來趕卻他不愉快的心境和心中那個負心的姑娘嗎？對的，一定是這樣。那麼，他這就不是在幫助我，而是要我幫助他，那我怎能不答應呢？

我點了點頭，順從地答應了。

琴聲響了，我的歌聲也飛了出來。我省掉了唱音階，卻唱起一首那個時候不准唱的抒情歌曲。可是，有好幾次我都唱走了調，尤其是唱到半音的時候。然而，他並沒有發覺。他的心不在我的歌聲上。而無論是他，還是我，都沒有想到，從舒麗那兒轉回來的媽媽，已輕輕地推開了一條門縫，看著我們。

這天晚上睡覺前，媽媽突然偎到我的身邊，對我說：“甜甜，捷明是哥哥，你對他要穩重。”

我猛地擡臉看著媽媽，媽媽的眼睛正筆直地看著我。

我感到委屈，可是，想到了那個吻，我的臉低下去了。

媽媽難道真地看到了我的吻？不，不可能……

5

我發現了兩個秘密。

第一個秘密是捷明拉琴時，兩隻小臂的內面有兩道象被什麼磨出來的紅印。好幾次，我都想摸摸那還未長成的老繭，可是我到底忍住了，並且把這個秘密忍在了心裏，因為我想起了媽媽的話。

第二個秘密，我可沒忍住。那是有一天，我偶爾上街買東西，在舊貨商場裏發現了一架鋼琴，售價只兩百元，太便宜了。要不是在那種年頭，它被稱做了“資產階級的破玩意兒”，能賣那麼賤嗎？

我立即奔回家，對著媽媽又是動嘴巴，又是做手勢。對這，媽媽可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她很快就明白了，並且驚喜地對我豎起了兩個指頭：“真地只要兩百元？”媽媽開心地問。自從捷明與舒麗吹了之後，她還從未這樣開心過。

我興奮得直點頭，忙問媽媽“要不要”？

媽媽做了一個神秘的手勢，然後附在我的耳邊小聲地對我說：“甜甜，我正有兩百元錢，是留給你下鄉用的，你願意拿它買鋼琴嗎？”

願意，當然願意，這還用說嗎？自從那架鋼琴被抄走之後，媽媽，我，還有捷明，早就渴望著一架鋼琴了。那架破風琴不說它老掉了牙，就是用它來伴奏，也多不倫不類呀！

我馬上說了聲：“媽，我願意！”

媽媽擡臉奇怪地看著我，原來她沒有聽明白。我只好開心地使勁把頭點了幾下。

媽媽笑了。

可是，討厭的哥哥卻走了進來，他一進來，就沒好氣地說：“甜甜，你少給家裏找麻煩，這種時候買那種破玩意兒，是想請人家來抄家嗎？我不許！”

他真鬼，什麼都知道。

“你管不著！”我嘴巴一嘟，說。我真恨他。

“我就要管！別瞧媽媽寵你，她都要聽我的！”哥哥大聲說。

“反正我不要你管！”我也大聲說。我才不怕他呢！

“你——”他生氣了，那張圓乎乎的臉一生起氣來，就只剩下了一堆疙瘩肉，連眼睛眉毛都給擠到了一邊。

“哼！”我從鼻子裏哼了一聲，壓根兒就蔑視他這個自封的權威。

媽媽看著我們，努力想瞭解我們在爭吵些什麼，可是，看樣子她沒有懂。

哥哥氣呼呼地走了。哥哥一走，媽媽忙問我：“他吵些什麼？”

我話到嘴邊，又忍了回去，我不願說給媽媽聽。

雖然這支不愉快的小插曲弄得我好不開心，可是，媽媽同意買鋼琴的喜悅，在我的心裏還是占了上風。我拉了媽媽一下，問她說：“馬上就去看看好嗎？”我朝門外指了一下，還做了個彈鋼琴的手勢。

媽媽懂了，立即高興地說：“好的。”

媽媽打開箱子，拿出了她僅有的兩百元積蓄，往我手裏一攔。這一刻，真不用說我心裏有多美。

我和媽媽來到舊貨商場。雖然已近傍晚，可店門還沒關。太好了，鋼琴還在呢！

其實，我的興奮是沒有道理的，那種年頭，誰會來買這回事惹非的“破玩意兒”呢？

我立即對一位上了年紀的營業員說：“老大爺，那架鋼琴賣嗎？”我自己都能聽出話裏跳動著的熱情。

這，大約也讓老營業員發覺了。他笑了，說：“姑娘，當然賣的！不過，已經有人定下來了。”

“有人定下來了？”我大吃一驚，連忙慌裏慌張地說，“可我們能馬上交錢的！”

爲了證明我的話，我忙打開攥在手裏的錢包，掏出了那一疊疊得整整齊齊的兩百元錢。

“這——”老營業員爲難地看著我，要說什麼又沒有馬上說出口。

媽媽不明白我們在說些什麼。可是，她似乎從我和營業員的臉上看見了難色，忙問我說：“怎麼，不賣嗎？”

我連忙對媽媽搖搖手，想告訴媽媽“鋼琴已給人定了”的話，可一時又找不到適當的口型與手勢來，只好不回答媽媽，只一個勁地問那營業員：“你知道是誰定的嗎？”

“一個年輕人，比你也大不了幾歲。他說正在攢錢，錢夠了就買。他跟我談了多次，談得實在懇切。

我看他實在喜愛這東西，才答應給他留一陣子。”老營業員說。

那個青年肯定也是一個熱愛音樂的人，他正在攢錢，我不忍心搶著買。我失望地挽住媽媽的胳膊正轉身想走，忽然，我腦子裏竟掠過了一個念頭——

我立即轉過身來，隔著櫃檯，一把抓住那位臉上也有憾色的老營業員的袖子，問道：“你知道他是誰嗎？”我問得那麼輕，連我自己也奇怪。

“他的名字我可說不清。可是他常來，瘦瘦的，高高的，有時還夾著把提琴，在文工團工作。每次來都要對這架琴看上好一會兒，臨了總是戀戀不捨地走開。姑娘，等他再來時，我和他商量一下，你看這樣好不好？”老營業員說。

他後面的話，我根本就沒有聽進去，因為我眼前早已閃出了捷明的身影。瘦瘦的，高高的，有時還夾著把提琴，又在文工團工作——一定是他！不是他還能有誰呢？我忙對老營業員說：“我知道了，准是他。賣給我們吧，他和我們是一家的！”

我的臉忽然紅了，心也連跳了幾下。瞧我這個傻丫頭，說話多不注意呀！

“噢，原來是這樣，那行，你們就交錢吧。明天送去，加運輸費。”老營業員說。

我心裏真象開出一朵花來了。不，不僅僅是因為買到了鋼琴，還因為我是搶在捷明前面買的！他這個文工團的臨時提琴手，一個月只有十幾元的生活費，要攢到哪一天！

媽媽看著我開心的臉，也笑了。媽媽笑起來真美！

我們很快就辦完了手續，和那位熱心的老營業員告別了。

街上的水銀燈亮了。藕荷色的燈光在昏暗的大街上空顯得是那樣的漂亮。好象這肮髒的街道，街兩邊破敗的房屋，牆上凌亂殘破的大標語，還有，那永遠在高聲嚎叫的街頭喇叭，都象不再使我討厭了似的。因為我們就要有一架鋼琴了！我從小不就是跟著媽媽學鋼琴的嗎？要不是五年前家裏的那架鋼琴被抄走，我才不願學聲樂呢！

就在這時，我忽然看見了一隊板車遠遠地迎著我和媽媽走了過來。就在這支隊伍裏，一個人影，那麼觸目、又那麼迅疾地投入了我的眼簾，是捷明！他那套依然穿得整齊的學生裝，高挑瘦弱的身子，匍伏下去的脊背，那寬寬的前額和前額上直往下滴的汗珠……

我差點叫了出來！

我忙拽著媽媽，向那一隊拉車的看去。媽媽莫名其妙地看著我驚惶的神色，又隨著我慌亂的目光望去。就在這一刻，我才終於看清，捷明並不象別的拉車人那樣用手握住車把。他是用小臂的內面貼著車把，硬是靠手臂與車把的摩擦力，和肩上的那根皮帶在拉車。他手臂上的那道長繭似的紅記立即映到了我的眼前——他是為了保護他那雙寶貴的手哇！哪個演奏家不心疼自己的手呢！我不覺好一陣心酸與痛楚，連眼淚都差點滾了出來。

媽媽也認出捷明來了。她驚慌地看了我一眼，正要叫他，卻被我一把拉住了。不，此時此刻，我不願驚動他，不願讓他知道我們發現了他的秘密。

捷明沒有發現我和媽媽。他臉朝著地，汗水從他的額上，臉上，頸脖子上直往下落。他的身後是一座高聳的煤山，車轆上還晃蕩著他的琴盒。

這個晚上，我和媽媽都早早地睡了。是我要求媽媽別去見捷明的，我也不見他。可是，我睡不著，似夢非夢裏，我又看見了他拉煤的樣子，那高聳的煤山宛如壓在他的背上，兩顆眼淚卻滴落在我的枕邊……

多麼奇怪的感情啊！

6

自從下午鋼琴被搬回家之後，我的心就定不下來了。我撫弄著鋼琴，把媽媽按在凳子上，要媽媽做出彈琴的姿態，卻又不准媽媽碰響任何一隻琴鍵。那會兒，我不願意任何人聽見我們家的鋼琴唱出它快樂的歌聲。雖然這空曠冷落的校園裏，又有誰來管我們家的鋼琴呢？可我就是不願意嘛。

傍晚，我倚門等著捷明回來，急於想把買鋼琴的事告訴他。照平時，捷明該回家了，可今天他到現在還沒回來。想到他可能又去拉車了，我心裏很難受。

好了，總算等到了。隔著稀疏的小樹林，我看見遠遠的小路上，有一個人影向這邊走過來了。不過，我馬上就認出那不是他，那是舒麗。

我的心裏立即掠過不快的感覺。自從上次我去責問她之後，就再也沒有上過她家。我不高興跟這樣水性楊花的姑娘做朋友，朝三暮四的象個什麼樣兒！愛情是能夠這樣隨隨便便的嗎？

人都說我的心事是貼在臉上的，心裏對誰不如意，臉上立刻就露出來了。也許就為的這個吧，在那之後，舒麗就不大來我家了。

這會，我想躲開，不跟舒麗照面。可是，我心裏又雀躍躍地想把買鋼琴的事兒告訴給一個人，一個跟我比較好的人。我心裏就是這麼攔不住話！這一來，我的虛榮心可就戰勝了對舒麗的嫌恨。就在舒麗要順著低矮疏落的灌木，掠過我的眼前時，我突然叫了聲“舒麗！”

她遲疑了一下，可還是向我走了過來。

我看著她臉上的那副蒼白樣兒，一對水靈靈的大眼睛竟顯得那般無神，心裏又突然有點可憐她，甚至有些懊惱起來——我幹嘛要因為她不和捷明好而對她冷淡呢？她媽媽不在家，就她孤零零的一個人，雖然當上了臨時提琴手，可眼瞞著並無多少快樂，挺可憐的呢！

她走過來了，問說：“叫我嗎？有什麼事？”雖然她的話有點兒冷，我也不在意。

“媽媽買了一架鋼琴，只花了兩百塊錢——”

“是為他？”她問，眼睛也亮起來了。

我錯領會了她陡然明亮起來的眼光，高興地說：

“當然！媽為了他可花勁兒了。買鋼琴也是為了給他伴練。媽說他很有才華，還說他一定能成個大音樂家呢！要不，媽媽怎麼會收留他？！……”

說到這裏，我突然發覺舒麗的臉色變得更加蒼白起來，可蒼白裏又夾著一絲紅潤。我這個粗心的姑娘，倒也馬上想到自己光對她說捷明怎麼好，這對她該多不合適。於是，我立即把捷明拉車掙錢想買這架

鋼琴的事兒咽回肚裏，不再說了。誰想舒麗卻突然對我說了這麼一句話：“你喜歡他嗎？”

看得出來，她說這話時，臉上現出了一種很痛苦的表情。

我的臉霎時紅了，不，是燙了起來。我真不知道該怎樣回答舒麗的話才好，可舒麗的眼光卻象錐子似地刺著我的面頰，刺著我的眼睛，我的心多慌啊！我局促得連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好一會兒，我才結結巴巴地說：“我是，把他，當哥哥的……”

舒麗明明是在心裏冷笑了一聲，我從她的臉上看出來了。可是，等我還想再申辯時，她卻轉身走了。真是無巧不成書呢，就在她轉身要走時，捷明卻從樹叢裏冒了出來。他一見我和舒麗，眼睛立即慌亂地瞞著我們，進也不是，退也不是。

舒麗愣了一刻，然後急轉身往右邊的路上走去了。

捷明沒有看她的背影，卻不安地向我走了過來，只叫了我一聲甜甜。他叫得要有不自在就有多不自在。

我低下了眉眼，心裏突突地跳。剛才舒麗的話，叫我全身都感到驚扭，鋼琴的事兒我全忘了。

“吃飯了。”我忽然擡起臉來這麼說了一句，就轉身向裏走去，捷明跟在我身後。

長幽幽的過道裏，天花板上那唯一的一支十五瓦的燈泡有氣無力地亮著。我想起了鋼琴，於是在經過捷明的小屋時，我返身把捷明攔在門外，並說：“不准你進去。”

捷明恍惚地看著我，臉上一副神不守舍的表情。

媽媽出來了。她一見捷明，立即笑滋滋地迎了上來，兩手往胸前一合，高興地說：“捷明，這下你該高興了！”

“媽！”我立即打斷了她，還嘟起了嘴巴。

媽一愣，笑了。她用左手指著我對捷明說：“瞧她，還要瞞你呢！”

剛才舒麗在我心中引起的驚扭勁消失了，我的調皮勁兒又上來了。我一把握過媽媽的胳膊，轉臉對捷明說：“站著，叫你進來，你再進來！”

說完我就拉著媽媽進了捷明的小房間。我掩上門，將媽按在鋼琴前面的凳子上，對媽做了個手勢。

媽媽抿著嘴巴笑了，還用手指點了一下我的額頭，我對她做了個鬼臉。

媽的姿態多美呀！她輕輕地擡起兩隻手，在空中向琴鍵的左邊移去，真象輕柔的舞姿呢！然後，媽的手猛地往下一落，簡直就象沖出峽谷的波濤那樣，轟地一下滾過琴鍵，優美、歡快、高昂，明朗的琴聲立即象瀑布似地傾瀉了出來。

當媽媽彈完最後一個音符，兩手自然優美地往上一擡，又果斷地落在半空中時，門被猛地推開了。只見捷明紅著臉，激動得大眼睛光彩四射，連瘦瘦的身子都在抖顫呢！他先看著我，然後轉臉盯著媽媽的臉，一把抓住了媽媽懸在半空中的手……

他忽然眼光一移，盯住鋼琴身上“售價：200元”那幾個字。他什麼都明白了。他突然鬆開了媽媽的手，從小床底下拖出那只箱子，簡直是抖顫著手才打開了它。

我和媽媽都呆呆地望著他。

他轉過身來了，兩手捧著一大把各色各樣的鈔票和丁當作響的硬幣。

我盯著他，終於憋不住地說：“拉板車拉來的？”

他渾身一顫，臉紅了，低下了眼睛，錢還捧在手中。

我忽然覺得鼻子有點酸溜溜的，眼睛也模糊了。我一把抓過他那些錢，扔回了他的小箱子裏，然後抓住他的手，把他拖到媽媽跟前，指著他小臂上的那兩道紅繭，叫媽看。

媽站起身來，握住了捷明的手，用手撫摸著那道紅繭，心疼地看著他。媽的眼睛在閃爍著淚光。

他的眼睛裏也象含著淚水。他看著媽媽，瞧他那嘴型，他准是想大叫一聲好媽媽呢！

媽媽突然鬆開了手，又一手一個地拉著我和捷明說：“瞧你們，今天應該高興才對呢！你們說，是先吃飯，還是先演奏一支曲子？”媽媽依然含著眼淚的臉上顯出一副無限幸福的模樣。

捷明激動得嘴唇動了一下，可是，話還沒有說出口，他就突然轉身打開了琴盒，拿出琴，又用筆在小紙片上急速地寫下了四個字：大流浪者——吉卜賽人之歌。

我知道這支曲子他演奏得極好，媽媽也和他合作得最好。

媽媽對小紙片看了一眼，立即滿意地笑了。

媽媽把我忘了，徑自坐到了鋼琴的前面，又將手優雅地擡到了半空中。

捷明也把我忘了，他夾住琴，輕輕地試了試弦，簡直目不斜視。

我依在他身後的牆壁上，靜靜地依著。

鋼琴在轟鳴，如浪花，如急流，如山頂飄浮的雲朵，如深淵裏疾馳的遊魚，叮叮咚咚，時而連成一氣，時而悠緩舒徐。就在這音樂的美的境界裏，小提琴那深厚、寬廣而又柔美的琴聲，和著鋼琴的伴奏，在小屋裏撒開了歌唱……

琴聲時而滾滾地越過我的心頭，時而又潺湲地流淌在我的心間。我看著媽媽優美的身姿，看著捷明頹長清俊的背影，任美麗的樂曲把我領向沙漠與草原……我仿佛聽到了駝鈴與馬蹄的聲音，聽到了吉卜賽人的車輪正吱吱嘎嘎地滾動在他們流浪的土地上……我仿佛聽到了青春與愛情的歌唱，看到了一對對熱情奔放的吉卜賽情侶，正在月光下徜徉……

我瞪眼看著捷明的身影，舒麗的話竟在此刻鑽進了我的心裏：“你喜歡他嗎？”

我的心猛地一動。——這是一種怎樣奇怪的感情啊！

我為自己羞紅了臉。可琴聲卻依然在優美地盤旋著。

7

這天夜裏，我做了一個夢。

我夢見捷明和媽媽在高高的白雲繚繞的山頂上演奏。他們演奏的奇妙音樂，化成了一條條五彩的飄帶，托著我飛舞在明晃晃的藍天下面，飛舞在雲彩、

飛鳥與耀眼的星群中。我幸福地向上飛攀，又幸福地俯視著正在雲端下欣賞我舞姿的媽媽和捷明——多麼美呀！

可是，就在我舞姿翩翩不能自禁的時候，忽然間，那五彩的飄帶斷了，裂了，還劈劈啪啪地響了。我一慌，便從雲端裏摔了下來——醒了。似夢非夢裏，我感到燈光刺眼，人聲嘈雜，屋裏滿是人，媽媽就坐在我的身邊。

我猛然睜大眼睛，從被褥裏坐起身來，又立即用被頭捂住了我的前胸。因為我看見一個人的眼睛正邪惡地盯住我，我的臉一陣發燙。

我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不明白這些人半夜三更來做什麼。又是抄家嗎？又不全象，那又是怎麼回事呢？

我偎依在媽媽的身邊，媽媽用手撫弄著散亂的鬢髮，靜靜地瞧著這一切，既不激動，也不懊喪。媽媽總是這樣，用沈靜來抵抗一切，從不在命運前面大喊大叫，可又從不屈膝在命運的前面。我的聾子媽媽，人人都說她有極高的修養，是世上難找的好心女人，還是一位外表溫柔內裏剛強的女性呢！

那些人，在屋子裏翻翻檢檢，把書一本本地翻得嘩嘩直響。好象他們要在書刊裏找出定時炸彈似的。他們終於走了。直到最後一個走出房間時，我才看清每一個人左臂上挂著的紅袖標上寫著這樣幾個字：全省統一政治大清查。

大清查？誰知道呢？那些年月裏，不總是有各種各樣的清查嗎？

我的夢消逝了，睡意已全無蹤影。我緊緊地偎依著媽媽。媽媽忽然用手撫摸著我的面頰，將自己的臉貼著我的，許久，才喃喃地說了一聲：“一切總會好的。”

是的，一切總會好的。我不能全部明白媽媽這句話的意思，但是我相信，相信一切總會好起來，難道能永遠這樣下去嗎？

我又躺了下來，可是無法合眼。忽然，一陣爭吵的聲音傳了過來。是捷明的聲音！他和誰吵？為什麼？我騰地坐起身子靜聽著。

不再是爭吵的聲音，而是捷明的嘶叫和什麼東西被攪得乒乓亂響的聲音。我的心一拎，忙掀開被子，跳下床，套上衣服，就奔了出去。媽媽不知發生了什麼事，跟在我後面，驚訝地問道：“甜甜，怎麼了？”

等我和媽媽來到捷明的房間裏時，小屋裏只有捷明一人靠在小桌前面，額前流了血，譜架橫躺在地上，滿地的五線譜紙，那架剛買的鋼琴被砸壞了。他臉色發白，直喘粗氣，兩隻大眼睛死死地盯住鋼琴，腮上的肉在抽搐……

後來，我才知道，他因為不讓那些造反派抄檢他的樂譜，才使他和鋼琴橫遭此禍。

媽媽走近捷明，用手絹擦去了他額上的血迹，用手指在他額上的一小塊破皮周圍撫摸著，將一件上衣披在捷明的身上，然後，她才轉過身來，走到被砸壞的鋼琴前面，撫摸著它，就象剛才撫摸著捷明額前的傷口一樣，可我還是看見媽媽的身子好象顫抖了一下。媽媽突然轉過身來，對捷明做了一個拉琴的手勢。我明白，她是在問捷明的提琴在哪兒，她是怕它也慘遭橫禍。

捷明的眼光投到了他凌亂的小床上。枕下露出了琴盒。媽媽的臉上立即浮現出了一種欣然的表情。

媽媽對我做了一個手勢，便開始拾掇起滿床滿地的曲譜來，我沒有動，簡直想大哭一場。

誰想就在這時，哥哥竟出現在門口。他對我們和那架被砸壞的鋼琴看了一眼，臉上頓時露出一副幸災樂禍的樣兒。

我看也不要看他，立刻偏過臉去。他見我們全不理他，這才悻悻地走了。

媽媽理好了譜紙，將它們放好了，這才看看我和捷明，說：“睡吧。能修好的，沒傷著裏面。”

說完又轉臉對我說：“甜甜，快把紅藥水拿來，給捷明塗上。”

我轉身跑回家，拿來了紅藥水。媽媽立即給捷明塗抹起來。可捷明直到此刻仍象個呆子似的，還在盯著鋼琴發愣。

媽媽拉我回去睡覺，我卻扭了一下身子。她對我看了好一會兒，歎了口氣，只好說了聲：“那我先睡去了，你一會兒就來。”

媽媽走了，順手掩上了門，小屋裏就剩下了捷明和我。

我和他就這樣相對站著，誰也不說話。

忽然，我看見他的大眼睛裏，溢出了兩大顆淚珠，撲地滾到了他的面頰上。

我看著他，心裏充滿了可憐他的感情，充滿了一種無法形容的辛酸。誰說我只是個辣滋滋的調皮丫頭？有誰能看見一個十七歲少女那溫柔的內心呢？

我走到了他的跟前，伸出兩手輕輕地爲他揩去了那兩顆淚珠。那一刻，我甚至覺得自己竟是那樣地高尚，那樣地坦蕩，同情、不平與憤懣在我心中織就成了一種極爲莊嚴的感情……

捷明呆滯的目光終於從鋼琴身上移了開來，投到了我的臉上；他的眼光是那樣地真誠，象在訴說著什麼……

他忽然抓住了我的兩隻手腕，眼裏滾出了一大串淚珠。

我的手被緊緊地貼到了他的面頰上。

我心中那種莊嚴的情感忽然微妙地變幻開了，變成了害羞與膽怯。我想抽出手來，想離他遠點兒，想逃開，但是我不能。

我甚至感到有些眩暈，有點不能自主……

可是，忽然間，一個聲音竟直從我的心底躡了上來，

“捷明是哥哥，你對他要穩重”——這是媽媽的聲音。

我掙扎起來，要抽出我的手，但是我的手被他握得太緊了；

我妥協了，心裏又冒出了一句話，“可我是妹妹，妹妹就不可以這樣嗎？正因為我是妹妹，才應該這樣……”

我任隨他抓著我，將手緊緊地貼在他濕漉漉的面頰上。

可是，就在這一刻，他突然鬆開了我的手，轉過身去，連看也沒有再看我一眼，就伏到了桌子上，也不坐下，抽出了一疊五線譜紙，拿起了筆。

我看見他的手肘在激烈地顫動，他的全身都在抖顫。

我明白過來了：剛才的一切正是他寫曲子的前奏，是創作激情迸發前的表現，是痛苦在煎迫著他。他完全沈浸在另一種內心生活之中，而不是因爲我……

想到這裏，我的全身不禁一陣寒顫。

我不願再看他用脊背對著我，轉身拉開房門，他竟全然不知。

我立在門邊，側著身子，本想默默地離去。可是，誰又能左右自己的心呢？我連自己也不明白這是爲什麼，竟對著他的背影說了一句：“我走了。”

他猛然回過臉來，愣愣地瞧著我，象不明白我說的是什麼。

我的心忽然冷了下來，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我真地轉身走了。

媽媽正坐在床沿上等著我，她一見我，就象剛從夢中驚醒過來一樣。

我坐到了媽媽的身邊，將臉埋到了媽媽的肩上，不知爲什麼，竟流出了眼淚。

媽媽想托起我的臉，我不讓。因爲我不能讓媽媽看見我藏在眼淚裏的秘密。

媽媽像是歎了一口氣，直到我已經睡下時，她還怔怔地坐在床邊。

我偷偷地擦乾淚水，看著媽媽。不知道媽媽爲什麼要這樣發怔。我忽然想起來了，在這風風雨雨的年頭裏，媽媽不常有這種發怔的時候嗎？尤其是在她每遇到變端或每天放下報紙的那一瞬間——我早注意到了。媽媽是個聾子，有幸地被這場風雨拋撇在一個被遺忘的角落裏。可是，媽媽的心卻從來也沒有離開過這場惡風疾雨。雖然她不願把自己心底的想法告訴我這個尚未懂世事的女兒，可是，我從她對那麼熱衷於這場風雨的哥哥姐姐的冷淡上，還是看出了媽媽對這場“史無前例”的運動的態度。就象哥哥和姐姐過於熱衷於這場“革命”更加增添了媽媽對他們的反感一

樣。這場所謂革命對捷明父子的摧殘，就更激起了媽媽對捷明的深沈的愛憐。媽媽就象一棵老樹，在用自己將衰的枝葉，為捷明遮擋著風雨，保護著他。她給捷明的，絕不是一個普通母親的同情與憐憫，不，絕不，這裏面該蘊蓄著怎樣深沈的情感和對世態的抵抗啊！今天，當捷明又一次遭到摧殘的時候，她的心中能不忿怒，不痛心嗎？只是媽媽是一個深沈的人，她從不願說出來……

8

天濛濛亮的時候，我醒了。

我懶懶地瞧著窗外的疏疏枝影，看著瓦灰色的天空上滲出來的朦朧天光，昨夜的一切宛如夢境，更如夢魘一樣壓在我的胸上，我輕輕地推開了被子。

我轉過臉來，眼睛睜大了。媽媽竟和我一樣，也在睜眼望著窗外。我不知媽媽是一夜未眠還是醒得過早。

我一下摟住了媽媽的脖子，並做出嘴型叫了她一聲。

“你睡不著？”媽媽問。

我輕輕地點點頭，將額頭抵在媽媽的面頰上，媽媽和我偎得更緊了。

我們母女倆就這樣靜靜地躺著，許久，許久。

媽媽忽然推了我一下，輕聲問我說：“甜甜，你喜歡他麼？”

我直視著媽媽，心一陣亂跳，卻對媽媽作了個嬌嗔責怪的臉色，可是我的臉腮燙得厲害。

“你沒有回答我。”媽媽又說，連聲調也變了。

我突然摟緊了媽媽的脖子，把臉埋進了媽媽的懷裏，然後又突然擡起頭來，抿著嘴巴，使勁地搖了搖頭。

媽媽盯著我的眼睛，說：“他和舒麗真的不好了？”

我馬上肯定地點點頭。

“甜甜，你不能騙我。”媽媽看著我的眼睛，忽然傷心地說，“媽媽看出來了，你喜歡他。”

我的心越跳越亂，雙腮也越來越燙。此刻，我顧不得去揣測媽媽臉上的傷感神色，只將額頭抵著她的面頰，不回答了。我怎麼回答呀，說我喜歡他嗎？誰知道他呢？昨晚上的情景又浮現在我的眼前。我甚至生起氣來。

媽媽忽然輕輕地把我摟進懷裏，像是十分艱難、卻又是斬釘截鐵地說：“你要永遠把他當成哥哥，他不愛你的，不會的。”

我聽得出媽媽的聲音在顫抖，我的心也象突然窒息了一樣，然後又怦怦地跳了起來。我偎依著媽媽，耳邊又響起了媽媽的聲音：“甜甜，別叫媽媽傷心，你不能愛他，聽媽媽的……”

就在這時，房門響了，還夾著輕輕的喚聲。我的心一拎——是他！

我心裏一慌，忙推推媽媽，用嘴型與手勢告訴媽媽——這是他。

媽媽凝視著我，好一刻，才突然明白過來，起床了。

我立刻躲進了被窩裏。我不願見他，不，是怕見他。“他不愛你的。”媽媽的話又在我耳邊響了起來。

多麼奇怪呀，媽媽說的“他不愛你”的話，卻象一根小針尖戳在了我的心裏。我的少女的自尊，我那連自己都覺得朦朧不清的愛，竟都被媽媽給挑開了，挑明了。一種我從未嘗受過的痛楚忽然爬滿了我的心。

我聽見了媽媽問捷明的話，似乎看見了站在門外的捷明正激動地對著媽媽又打手勢、又做口型的情形，一疊紙被翻得嘩嘩響的聲音也傳進了我的耳朵，我忽然意識到那是他昨夜寫的曲子。一定是的。他每寫完一首曲子，總要送給媽媽看，刻不容緩。那麼，他一夜未睡？

門口安靜了下來，媽媽與他都離去了。

正在我胡思亂想的時候，我聽到了一聲輕輕的鋼琴聲，接著，低低的、卻飽含著濃烈情緒的樂句一齊向我心頭襲來了。

音樂，多麼奇妙的音樂啊！它陶冶人的性靈，給你美好的感情。可是有的時候你歡樂，它會增添你的

歡樂；你痛苦，它又會增添你的苦痛。它將你置身在一種意境裏，向你顯示它的力量，挑動著你的感情，你的心，宛如鮮血催動著你的血管、你的心一樣……

我起來了，因為我忍受不了媽媽正在彈奏的曲子對我的刺激。

我挽起頭髮，穿上鞋子，走到了捷明的小屋門前。門掩著，但可以看見裏面。媽媽坐在被砸壞了身子的鋼琴前面，兩眼平視著樂譜——是的，那是捷明寫的。她彈著，輕輕地試奏著，卻很用感情……

他站在媽媽的身後，臉色略顯蒼白，可是大眼睛卻在晨光裏閃爍，顯出奕奕神采。我的心不覺一動，趕快垂下了眼瞼。

我想離開，可心又被這首新的樂曲牽著；

我想進去，可今天早晨我不願也害怕見到他；

一顆少女的心，多麼坦白，多麼純真，可有時，它不也是挺驚扭挺苦惱的嗎？

我又擡起眼睛，從門縫向裏看去。我看著媽媽試譜的身姿，看著媽媽柔軟纖長的手指輕輕地又那麼有節奏地落在琴鍵上。忽然間，一個奇怪的想法掠過了我的心頭——媽媽為什麼不許我和他好？還說他一定不會愛我？從舒麗跟他吹掉的那天起，媽媽就告誡我要把他當哥哥，對他要穩重？這是為什麼？

媽媽，你待他比待自己的兒子更親，更有感情，那不是連我也嫉妒過嗎？你還說他一定會成爲一個天才的音樂家、演奏家，因而你絕不能眼看著他爲今天所埋葬，你的話不正是在我的心田裏撒下了愛慕的種子嗎？五年了，五年來，你爲他耗了多少心血？受了多少冷眼與譏笑？承受了多大的壓力？可是，你還是執拗地愛著他。爲什麼你卻不容許我愛他，還說他不會愛我？媽媽，你是怎麼了？難道，他不是你心中最最合心的，合心的……

我的臉頓時火燒火燎起來——我爲什麼會想到在我這個年齡還不應該想到的事？難道我真的已經愛上他了嗎？不，絕不，這都是媽媽把我逼出來的呀！媽媽，今兒早晨，你要是不說那些話該多好！你把我罩著心靈上的那層朦朧的影子驅趕開了，把我還混沌不明的心挑明了。媽媽，難道這能不怪你？——我懂得什麼呀！

就在我心事纏綿、迷茫而又埋怨不已的時分，他看見了我。他一下拉開房門，充滿喜悅地叫了一聲：“甜甜！”還說，“琴沒有被砸壞，你聽媽媽彈的……”

我怔住了，心突突地跳個不停。媽媽回過臉來看著我，眼光裏象含著埋怨——埋怨我不該來。我躲開媽媽的眼光，想轉身跑掉，可是他熱烈的目光卻在牽拽著我，使我沒有力量轉過身去。

少女的心是多麼古怪呀！媽媽越是制止我對他的那種感情，越是說他不會愛我，就越加激起了我去探求那顆心的願望，我要探求他的秘密，他的愛……

我裝出無所謂的樣子，走了進去，看也不看他一眼，就站到了媽媽的身後。媽媽還在彈著。

我知道他在看著我，臉上肯定是一副又高興又難堪的表情。可我的臉卻是冷的。我在有意冷淡他，我不想，也不能讓他感覺到我這顆滾燙的心，不，他並不愛我……

媽媽彈的什麼，我壓根兒就沒有聽見。

9

我整整躲了他一個白天。當他偶爾出現在我的面前時，我便給他一副冷臉。他不愛我的，只不過把我當作妹妹，當個不懂事的黃毛丫頭。媽媽也一定是這樣想的，我決定不愛他。

可是，當傍晚降臨，校園被籠罩在一片陰慘慘的昏暗中時，我對自己的抵抗就又消失殆盡了。這時，我又想起了他——這一天，我時時刻刻不都在想著他嗎？

我避著媽媽，溜了出來，走到了他的小門後面。門掩著，我把眼睛貼到了門縫上。我的心就象突然被什麼咬住了一樣。我後退一步，轉過身子，就要急急離去，可是又突然折回身來，並且，在這一瞬間，也不知是什麼力量竟使我撕去了籠罩在我心頭的羞怯，推開了門。

捷明立即擡起臉來，他原來顯得有些蒼白的臉漲紅了；舒麗忽然轉過身子，她的臉上沒有一絲慌亂的

神色。我的出現並沒有引起她的驚訝。舒麗的冷淡很使我生氣。她看著我，沈靜地說：“甜甜，是你。”

我點了點頭。

捷明窘迫得不知所措，既躲著舒麗的眼光，又躲著我的。

舒麗又看了我一眼。我感覺到了，立即勇敢地與她對看了一眼。她好象笑了一下，可是，卻顯出了一種悲哀的神色。

“我走了。”她說，像是對我，又像是對捷明。說完，她真轉身走了，屋裏只留下了我們兩個人。我看著茫然若失的捷明，心裏真地生起氣來了。

“幹嘛我來了，你們就不說了？”我突然問他。

他愣愣地對我看著，灼亮的眼光突然晦暗下去，可又對我說：“她找我借錢。”

“借錢？借錢做什麼？”我問。

他搖了搖頭。

“你騙我！”我說。

他猛地直視著我，那眼光象在說：“我為什麼要騙你呢？”

“那你借給了她了嗎？”我突然溫和地問，連我自己也不明白這是一種什麼心情。

他點了點頭。

這麼說，他還在愛舒麗嗎？要不她都不睬他了，他還願意借錢給她。我忽然又想到了媽媽的那句話：他不會愛我。這是因為：他還愛著舒麗。

一種從未有過的感情忽然在我的身上擴張開來，說不出是什麼滋味，既酸又苦，還夾著恨，對他，也對舒麗。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感情啊，我為什麼還從未體驗過呢？

正在我被一種莫名其妙的感情煎熬著的時候，忽然聽到一聲“甜甜”——是哥哥！

我極不情願地離開了捷明的房間。

“叫我幹嘛？”我沒好氣地沖著哥哥說。

“你過來，我有話對你說。”他神氣十足，而又顯得異常詭秘。他把我領進他的房間，一本正經地對我說，“甜甜，我是你哥哥，有權告誡你。你以後少跟他來往。他媽媽在外國，爸爸是死叛徒，走資派，還是裏通外國分子。他自己也不是個好東西。你要小

心他！連舒麗都不願睬他，你還要跟他好？你別跟媽媽學。媽媽資產階級思想嚴重，耳朵又聾了，外面的事她又聽不見。你別聽媽媽說什麼他有才華，如今越有才華的人越容易反動，越要倒楣！”

他的話還沒說完，我的臉卻已經給他氣白了。我突口說道：“不要你管，不許你說媽媽的壞話！”

他愣住了，怔怔地看著我，忽然大聲說道：“好，我和你說不通，等惠惠回來，就有人管你了！”

我一愣：姐姐要回來？姐姐回來我也不怕！哥哥在背後竟這樣說媽媽，我很生氣。可是，這份氣我還沒有生多久，“連舒麗都不願睬他，你還要跟他好”這句話竟象一根針，一下子刺進了我的心裏，剛才舒麗來找他借錢的情形，又回到了我的眼前。我心裏更加快快不快起來。——她真的是借錢嗎？

我盲目地走出昏暗的過道，忽然想起了舒麗，想起她來找捷明的原因。也不知為什麼，一種要探個究竟的念頭，逼著我向舒麗的家走去。

可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當我剛剛出現在舒麗的面前時，舒麗的第一句話，竟使我愣住了。“我知道你要來的。”她說，臉上冷冷的，眼睛更顯得憂鬱。

我窘得說不出話來，我忘了來找她的目的。

舒麗看著我，低下臉去，說：“甜甜，我知道你喜歡他，愛他。你放心，我不會阻攔，也沒有權利……”

是我的耳朵聽錯了，還是我的心發生了錯覺？反正，她的話說得軟綿綿的，象浸透了淚水的海綿。

我紅潑了臉，心裏怦怦地跳個不住，她說的，正是我想知道的。可是，一旦她真的說了出來，我又是多麼地難堪，多麼地對不起她啊！好象真是我從她的身邊奪走了他來似的。

我抓住了舒麗的胳膊，小聲地說：“麗姐，你為什麼不和他好？為什麼呀？”我說得很激動，像是爲了報答她。

我感覺到舒麗的身子微微顫抖了一下。她低下臉去了，許久，許久，直到我偎依在她的身邊，把臉貼到了她的肩胛上時，她才突然轉過臉來，推開我又拉住我說：“我是，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10

她說這話時，眼睛裏顯出一種傷心而又絕望的神情。她稍頓了一下，目光呆滯地抓住我說：“甜甜，你應該對他好，照顧他，愛他，他值得的……”她的眼睛裏突然冒出兩汪眼淚，可是她拚命忍著，沒有讓它們流下來。

我一下撲到舒麗的身上，兩手抓住了她的肩膀，將臉貼到了她的頸脖子上。也就在這一剎，我突然看見麗姐床頭的小提琴琴身上有一包拆開來的香煙——我詫異得擡起臉來。

我一下扳過舒麗的身子，急切地說：“你抽煙了？”

她看看我，沒有回答。

“你幹嘛要抽煙？我不要你這樣，不要你這樣！”——這是我的心在喊呀！

麗姐輕輕地卻是堅決地推開了我，還說：“你，以後，不要再來了……”

我沒有立即轉身走出這小小的破房子。我看著她，在心裏追問著她：為什麼要這樣？為什麼？

可是，她蒼白的臉沒有回答我；她冷冷的眼睛也沒有回答我，沒有……。

我走了，心裏趕不掉舒麗的影子。我開始責問自己，是我才使她這樣痛苦嗎？不，不是。那麼，又是什麼呢？

我突然覺得自己對不起媽媽，因為媽媽是不許我愛他的。然而，媽媽不許我愛他，那是因為她認為捷明是不會愛我的呀！舒麗不是說她與捷明已經是絕不可能的了嗎？既然她與他已絕不可能，那我為什麼不可以愛他呢？何況媽媽自己又是那樣地愛憐他——她難道真地會反對我愛他嗎？不，不會，絕不會的！而且，我那朦朧的愛情，要不是媽媽給挑明了，舒麗又在突然間引動了我那種難以言述的感情，我會這麼急切，這麼當真地愛起他來嗎？世上的事有許多不都是相反相成的嗎？

也許，十七年的光陰，還不足以使我真正地瞭解人生吧。我只知道人間有愛也有恨，有幸福也有磨難。可是，我更需要愛，也更願意追求幸福，而不知不幸與磨難正在前面等著我。

我回到家裏，心神不定，既難受，又有點兒高興。我為舒麗難受，又為自己暗暗慶倖——他已經沒有不愛我的理由了。

有人說，少女最容易忘記的是別人的痛苦；最記得住的是自己的幸福。難道這話不對嗎？不知什麼時候開始，我的心情竟完全好了起來，好得連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竟充滿了幸福的感覺。人們常說，少女的心，秋天的雲，莫不真地如此嗎？

一聲輕輕的樂句從門外飄了進來。這輕柔的琴聲象一條美麗的小溪流盤繞在我的心頭，時而淙淙地，時而又潺湲地流淌著，在我的心裏織綴著美麗的幻影……

他拉得多美，他那頹長瘦弱的身子裏，蘊藏著怎樣的激情啊！家破父亡沒有摧垮他，炎涼世態更沒有冷卻他那顆年輕的心；他不因孤苦伶仃而放任年華兀自沈淪，卻因飽受淒涼冷落而更加奮發向上；他用琴聲追索人生的真諦，又在琴聲裏追求著未來的光明……

琴聲催動了我的心，琴聲催動我向他的小屋走去。我推開了他的門。他正側身對著我，拉著琴，微合著眼睛。我忽然感覺到琴聲裏含著憂傷的韻味，為什麼我剛才沒有感覺到？

這種感覺，立即牽動了我心中的另一個人——舒麗。不，我咬了一下嘴唇，把她在心裏藏了起來。此刻，我不願意想到她。

琴聲突然止住了，他發現了我。

“甜甜。”他叫我，聲音有點象遠方傳來的回聲，又象近在耳底的絮語。

我心裏突然有點慌，慌得我雖在筆直地看著他，心卻在躲避著他的眼光。

我心裏突然冒出一個念頭：我要問他愛不愛我？為什麼我就不能問他？要是他說不愛我，那我就一定聽媽媽的話，也不愛他，一定！

可是，我不可以先說我愛他嗎？我就說，看他可還能裝糊塗？

我的心就是這樣地打著仗，一時還莫衷一是。

正在我心思恍惚時，他卻忽然對我說：“甜甜，我拉義大利小夜曲，你用鋼琴伴奏好嗎？”

我柔順地坐到鋼琴前面彈了起來，輕輕地歡快地彈著。小提琴優美的琴聲繚繞在我的身上和心上。義大利小夜曲美麗的旋律把我的感情帶進了明月流水之間，我的心仿佛漲滿了令人沈醉的春風……

小夜曲婉婉地消逝了。我愣在鋼琴前面，他將手指有節奏地按著琴弦練手指的彈力，練揉弦。我突然站起身來，輕身靠在門上看著他。不知為什麼，我竟從來沒有覺得他象今天這樣帥：那拂在額前的軟發，不濃不淡的眉毛，輪廓清晰的臉龐，鼻子又高又直尖尖地向上翹著，嘴唇是那麼薄，雖然身子單薄了些。我想象中的提琴演奏家，就正是他這個樣子。

這時，他還在琴弦上練著他手指的彈力，象全然沒有注意到我。

我忽然有些生氣。誰想這一氣竟使我說出了蠢話，為這句話我曾怎樣地懊悔過啊！

“你喜歡我嗎？”我突然辣滋滋地問。

他拿下了琴，一手握弓，一手握琴，愣愣地看著我，好一會兒，才象忽然醒悟過來似地局促地點了點頭，臉也有點紅。

我並不滿足，就又逼問了一句：“愛我嗎？”

他雖然又點了點頭，可是泛紅的臉上顯出了迷惑的表情。

我忽然想到了舒麗，便立即問道：“不愛舒麗了？”

他的眼睛一亮，可很快又黯淡了下去，我看出了那裏面的憂傷。他垂下眼皮，好一會兒，才擡起眼睛說：“甜甜，別再提她了。”

我真是個蠢極了的姑娘，居然又問了一句：“你還把我當妹妹？”

我看見他的眼睛亮起來了，臉又紅了，琴也在他的手裏不安地挪來挪去。他好象已明白了我這一連串問話的真諦。他傻傻地看著我，象不認識我一樣。

我忽然覺得一陣心慌，竟情不自禁地撲到了他的胸前，抓住了他胸前的襯衣，緊緊地痙攣般地抓著，卻沒有發現他竟是那樣的被動……

媽媽進來了，我們象觸電一樣，立即分開了。要不是媽媽來了，我真會做出傻事來。

我伏到了媽媽的背上，不敢看她的臉。

捷明呢？他更是滿臉通紅地看著媽媽，又窘迫，又羞慚……

媽媽轉過身來看著我，眼睛裏象含著埋怨，不滿，還有，還有那叫我說不出的傷心。我躲著媽媽的眼光，心怦怦地跳，臉上火燒火燎，象個犯了大錯的孩子，渾身不安，只管用手捏著自己的衣角……

媽媽什麼話也沒有說，只對鋼琴瞥了一眼，就轉身走了。

可是，捷明還是顯得那樣慌張，神不守舍。好一會兒，他才輕輕地舉起琴來，拉起了“莫札特”。琴聲有些急促，而且音不准——我聽出來了。

我坐在他的小床邊上，看著他，以為他這是因為幸福，因為我的愛情，還因為被媽媽看見了我們……

琴聲慢慢地不再急促了，變得很美，很輕柔，仿佛飄繞在我的心頭，把我帶進了一片軟綿綿的雲天裏。我象一個剛剛獲得了勝利的戰士那樣，既幸福，又愜意，還有些疲倦。我合上了眼睛，聽著，聽著……

琴聲繚繞在我的身邊，繚繞在我的心上，繚繞在我的夢境裏……

當我突然被一陣響聲驚醒時，驚訝地看見捷明蜷曲在小床的另一頭睡著了，懷中還抱著他的琴。

媽媽和哥哥正站在明亮的燈光下。

我一下坐起身子，媽媽走過來拉住了我。我看見了媽媽深深責怪的眼神，看見了哥哥氣噓噓的臉。我白了他一眼，心裏卻什麼都明白了。

媽媽給捷明蓋上了被子，把他伸在外面的腿放到了床上。

我挨著媽媽，走到門口。哥哥早走了。

我和媽媽都回頭看了一眼捷明，我突然發現捷明的眼毛在顫動……

如果我和他就這樣各自一邊地睡到天明，那又有什麼？我的心在倔強地為自己辯護著。

這個夜晚媽媽連一句話也沒有和我說。當我因心事浮沈而假寐在媽媽的身邊時，媽媽竟然悄悄地起身

走到了窗前。流進來的月光象給她披上了一件銀白色的絹衣。她象怕冷那樣裹著它，凝視著窗外，凝視著天空的那輪蒼白的圓月……

媽媽是為的我嗎？

11

第二天，惠惠回來了。

姐姐比我大六歲，比哥哥大一歲。我高小畢業時，她恰好師範畢業。在那狂熱的年代，革了幾年命，就被分配到一所中學教書去了。最近，聽媽媽說，由於偶然的相遇，再加上“志同道合”，她與一位造反的大學生戀愛了。這位大學生如今正是我們這裏的一個新上任的領導。哥哥說，惠姐這次回來就是要把他領到我們家“亮相”的。

人家都說，論美，我不如惠姐，論聰明，惠姐不如我。說真的，我心裏還有點不服氣呢。有時照鏡子，我還真愛對著鏡子裏的自己誇上一句：“甜甜，你真美！”可是，惠姐確實漂亮，兩條不長不短不粗不細油光水滑的大辮子；幾縷看不出絲毫修飾痕迹的劉海；細長的眉毛；水靈靈的大眼睛，小巧端莊的鼻子，紅潤潤的嘴唇；臉象半透明的玉石一般，雙頰透著十分好看的紅潤。雖說胖了點兒，可在她來說，也只能叫做豐滿和圓潤。

可是，這麼美的姐姐，人家為什麼總說她沒有我聰明呢？

她是比我笨。幾年前我就覺得她又笨又蠢！

她雖然功課平平，可是革起命來卻虔誠得很。運動開始的那年，她也不知受誰的攛掇，竟然回家給媽媽貼了一張大字報。幸虧媽媽早就退職，大字報又貼在家裏，要不它所帶來的災禍還能提嗎？那以後，她非草綠色的軍裝不穿，袖子不卷到胳膊上不算氣派，抄別人的家她帶勁，抄自己的家她更是走在前面引路。因為哥哥當了二年工人，她凡事就聽哥哥的，說是要跟“領導階級”站在一邊，直到人家不把她算成“紅五類”時，她才傷心地大哭了一場，臨了還寫了一份要求參加“紅外圍”的申請，請革命的紅衛兵組

織在革命的烈火中考驗她，結果真從“黑七類”變成了“紅外圍”，遊行時，走在紅衛兵們的旁邊或後面，不戴臂章臉上也覺光彩，用她的話說，總和“狗崽子”們不一樣……

惠姐就是這麼個姑娘，只知道跟著別人轉，卻很少動腦筋思考問題。她既易滿足，又蠢勁十足，是個典型的沒有思想的姑娘。在戀愛上也是如此。那個大學生只到她那兒當了半個月的“貧宣隊長”，她就和他戀上了，而且立刻難捨難分。一說起他來，臉上就透出驕傲與神往的味兒。她崇拜他，就象當年羨慕人家臂上的紅衛兵袖章一樣，虔誠得很呢！

可是，這個在我心目中既無威信，我又不願依戀的姐姐，居然一回家就認真地管起我來了。當然是哥哥挑的！

那天傍晚，她回了家，興高采烈，臉龐兒紅噴噴的，跟媽親熱了一下，又和哥哥談笑了一陣，卻對我擺出了一副長姐的樣兒，連臉上的笑容也沒了，閃閃發光的大眼也嚴肅起來，神氣十足地對我說：“我要找你談談！”

我一聽就生了氣。要不是她剛到家，我准會把她頂回去。五年前，在她的眼裏我就是一個跟媽媽的資產階級思想劃不清界限的小姑娘，如今我反正是更劃不清了，還有啥可談的！而且你劃得清，幹嘛又要回家，還跟媽親熱呢？

正當惠姐要談未談的當兒，捷明回來了，和我們一起吃晚飯。平時，只要他回來早，媽媽總讓他和我們一起吃的。今天，當大夥兒坐到飯桌前，我有意要坐到捷明身邊時，惠姐居然拉開我，硬坐到了我們中間。瞧她那副臉色，真是要多莊重，就有多莊重。

捷明有些窘，臉也有些紅，尤其是當惠姐用一種檢查官似的眼光審視他時，他連飯也吃得不自在起來了。要不是媽媽給他夾菜，他准會吃白飯。

我心裏好不舒服，可是我又能說什麼？我攤上了那麼個勢利的哥哥，如今又回來了這麼一個“二百五”的姐姐，要不是有個可親可愛的媽媽，這個家對我還有什麼意思？

我從惠姐打量捷明的眼光裏，明白了她要找我談什麼。其實，我心裏早明白了。隨她便吧，反正她也管不了我！

飯後，照例我要和捷明、媽媽一道去散步，可是惠姐留下了我。媽媽見了沒吱聲，拉著捷明到那間小屋去了。不一會兒，我就聽見了琴聲，媽媽又在幫捷明練琴了——他們為什麼不去散步呢？

我們姐妹倆雖是別後初見，並沒有任何親昵的表示。惠姐沒回來時，哥哥威脅我的話，已叫我不快；她一回來又擺出一副管教我的姿態，就更令我反感。所以，當我並肩和她坐在媽媽的床沿上時，我只用兩手撐著床沿，眼睛看著地板，耳朵聽著琴聲，冷冷地一言不發。瞧她對我怎麼著吧，我二十四個不開口，你總沒門吧？要是她說的難聽，我就乾脆耍開脾氣。反正在她眼裏，我是被媽媽嬌慣壞了的，還與資產階級思想劃不清界限！

可是，出乎意外的是，惠姐卻親熱地將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跟我說：“甜甜，你見過你未來的姐夫嗎？”問話裏好一副幸福、驕傲與憧憬的味兒。

原來，她是這樣開的頭！我的心稍稍軟和了點兒，不過，我不吱聲。

“他知道你，還說將來肯定會喜歡你。”她又說。

我看著自己的腳尖，心想，我才不要他喜歡呢！可我沒有說出口。

“你知道他現在做什麼工作嗎？又調了。”惠姐不無得意地說。

我對她看了一眼，算是回答。

她輕輕地摟了我一下，說：“他現在是市文化局革委會主任了，今年才二十八歲呢！”

惠姐的聲音裏象浸透了糖水似的，甜甜地說了下去：“他個兒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長得很帥，還戴副眼鏡，很有風度，你見了他一定會喜歡的。而且，他還是工人出身，是大學裏造反派的頭頭，最近又‘納了新’（今註：文革時加入共產黨的一種時髦說法）。真的，有時連我也嫉妒他，為什麼好運氣全叫他給遇上了？可是，我心裏明白，這正是他出身與咱們不同，自己又肯進步的結果。一個人不是關鍵在自

己嗎？你不知道他多肯上進！還有，他對愛情也十分忠誠。我在鄉下，他不但不嫌棄我，還說更加愛我。甜甜，從他對我的愛裏，我才真正明白了愛情的崇高、純潔、偉大，小說裏寫的那些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愛情，怎麼能與這樣的愛情相比呢？”

捷明與媽媽合奏的小提琴教程練習曲，此刻真像是在給惠姐的話伴奏一樣，既枯燥，又乏味，甚至使我感到從未有過的討厭。我心裏憋得難受，不覺擡起眼來看惠姐。瞧她臉上的那副幸福表情吧，就象小人書裏畫的正在給上帝作禱告的信女一樣虔誠，只不過更甜美。

惠姐正沈浸在幸福的憧憬中，忽然間，她竟象變魔術似地收斂起崇敬的表情，垂下眼瞼看著我說：“甜甜，瞧，姐姐對你一點也不保密，什麼都跟你說了。你呢？也給我說說好嗎？”

我心裏一顫，原來，她剛才說的那些只是她的“講用”，是在對我進行“啓發式”教育。

我的臉紅了，心也略略跳得厲害了點兒。我咬住了嘴唇，下定決心，一聲不吭！我不說，你總不能掰開我的嘴！

惠姐拖長聲音“嗯”了一聲，見我不吭聲，便又嚴肅地對我說：“你的事，偉偉寫信全告訴我了。一回來我就問了媽媽。甜甜，我真為你擔心。”

誰要你擔心，自找的！我心裏沒好氣地反駁了一句。

“為什麼不說話，是害羞嗎？本來在你這種年齡談這種事就不合適。”惠姐莊重地說。

“甜甜，我們家爸爸雖然出身資產階級，運動初期受過審查批判，可他還算是清白的，在運動中表現還是好的。爸爸來信說，他們那兒的大批判就是他搞的。媽媽雖說有資產階級情調，可也並沒有什麼大問題。你為什麼偏偏要與捷明做朋友呢？一個叛徒的兒子，連舒麗都不要的人！”

我的心忽地被她的最後一句話刺疼了。我不覺擡起臉來怔怔地看著她。我看著姐姐，想到了爸爸，又忽然想起媽媽說過的一句話：“要是你沒有這樣的爸爸，大概就不會有這樣的哥哥姐姐了，他們象他，不象我。”

12

惠姐大約發現我生氣了，口氣又緩和了些，裝作開玩笑似地說：“甜甜，別和他談了，好嗎？將來，我一定會給你挑一個好的，你說呢？”

惠姐的兩隻手攀上了我的肩頭。

我扭了一下身子掙脫了，這是我的抗議。她卻更親熱地摟了我一下，說：“甜甜，偉偉和我反對你跟你好，是爲了你。我們就你這麼一個妹妹，能不爲你著想嗎？將來我們一定給你挑一個出身好、思想好、又聰明又能幹的人。偉偉說他有點資產階級的所謂才華。要知道，這種人在我們這個社會是不會吃香的！媽媽雖然喜歡他，可是，也不同意你和他好，還叫我勸勸你！你不是最愛媽媽，最聽媽媽的話嗎？”

此刻，我討厭身邊的姐姐，心裏埋怨著媽媽，乾脆耍開了脾氣，一下子站起身來說：“我的事我自己管！我才不要那種只會造反的革命家呢！誰愛誰要，反正我不要！”

惠姐的臉紅了，眼睛瞪著我，象不認識我似的。

“甜甜，你怎麼——”她站了起來，可是話音卻軟下來了。

我知道她要說：“你怎麼這個樣子？”可我就是這個樣子，媽媽寵的，你們管不著！

我真地不理她了，轉身走了出去。我聽見了惠姐叫我的聲音。

我走出房間，經過捷明的小門時，愣了一下，可我沒有進去。媽媽正在和捷明合奏，我壓根兒就聽不出他們演奏的是什麼。——媽媽，你這是怎麼了？難道你要和他們站到一邊？難道你對我和捷明的愛都是假的？難道你——一汪委屈的淚水突然酸溜溜地湧出了我的眼眶。我走出過道，天已經很晚了。藍幽幽的天幕上，幾顆小星星正沖著我直眨眼睛。我信步來到原先的桃樹林裏，走在一片野草叢中，信手折下一兩根桃樹枝，生氣地沒有目的地走著。若明若暗的夜光籠罩著我。此刻，我忽然覺得自己好象長高了長大了。正在胸腔裏跳動著的那顆少女的心，也跳得堅強起來了。是的，我的事我自己管，用不著別人來教訓我，連媽媽也在內，我負氣地想。

這天晚上，我對媽媽連一句話也沒有說。

輕輕的、輕輕的琴聲，以它不變的節奏，重復地響著，幽幽地迴旋在我的夢幻裏。

天是藍的，琴是藍的，就連弓毛也是藍的，一切都藍得那麼純淨、那麼美麗。而那簡單卻柔和的旋律，也好似變成了絲絲藍色的雲影，飄蒙著，遮裹在我的眼前。

琴聲好似越來越響，旋律也越來越粗獷，而那藍色的一切，卻在漸漸地變成淡紫，透出了淡淡的紅暈，這紅暈在擴大，在彌散，在加深，終於變成一團耀眼的紅光，它刺疼了我的眼睛。

我猛地睜開兩眼，媽媽不在。早晨的陽光紅潤潤的，正透過窗玻璃照拂著我。我的臉浸在陽光裏，感受著溫暖與熱力。

不知爲什麼，我今天一醒來就渴望著見到他。難道我有什麼必須告訴他嗎？沒有。可是，我要立刻見到他。是姐姐和哥哥把我推進熱戀的漩渦中去了。我輕輕地攏了攏蓬鬆的頭髮，將兩根辮子握在胸前走出過道，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晨的空氣，空氣裏宛如透出淡淡的薄荷的清香，直鑽進我的心腑，給我的全身增添了新鮮的活力。我貪婪地吸著，吸著，直到我的全身漲得滿滿的。我跑下臺階，踏著零亂的碎石小路，向著遠處的一片綠茵淡淡的小樹林，向著琴聲飄起的地方走去。

我一眼就看見了他修長的身影，拉起練習曲時微微顫動著的頭顱，還有，那不斷變換著姿勢的右臂。他的身子浸在斑剝的陽光裏，樹葉的影子抖動在他的襯衣上，好看地搖曳著，象孩子們在舞蹈一樣。

我走過去站在他的身後，然後又輕輕地靠在一棵被露水浸濕的小樹上。這時我才發現地上一株株野草好象在睜著晶瑩燦亮的小眼睛看著我，那眼神好似在調皮地說：“我們知道你會來……”——多麼可愛的小露珠兒，它們凝聚了一夜，才變得這樣晶瑩閃爍，可又毫不吝惜地將自己的光澤獻給大地、空間、小樹林和我，直到太陽又把它們變成捉摸不著的空氣。

捷明練琴的身姿真美。我看著他的背影，他的動作，他壓在琴上微微偏著的腦袋，和我能看得見的那一部分面頰，心又開始象被什麼漲滿著。這種漲滿的感覺漸漸擴張到了我的全身，我的每一根血管，我多麼想……

我甚至有些嫉妒起他的琴來，嫉妒從他的手裏發出來的如此悠揚的聲音，因為此刻是它們在佔據著他和他的心。

可是，也許正是因為如此，在深深的不能滿足的感情的另一面，我又有著另一種奇特的幸福感。因為，他正如媽媽說的，這樣富有天才，又這樣勤勉不輟。媽媽在用心血澆灌著他，我呢，難道我的愛情對他正不是另一種深深的慰藉與有力的鞭策嗎？可是，媽媽為什麼偏不同意我和他好啊？我的眼睛突然有些濕潤了。一種像是真正成熟了的感情，夾著心酸，湧遍了我的全身……

是什麼在踐踏著地上的小草，發出了喳喳的響聲，宛如露珠兒也在呻吟？我本能地回過頭來——是惠姐！

惠姐美麗的臉也浸在早晨溫煦的陽光裏，可是她的臉卻象絲毫也吸不進熱力一樣，那麼冷，冷得我心裏都愣怔了一下。可是，我很快就擊住了我的不安，用同樣冷冷的眼光看著她，直到她將眼光移到前面的那個人身上。我得意而又輕蔑地看了她一眼。

她回過眼神來了，冷冷地說：“媽叫你，吃早飯了！”

我看她一副大姐頭的派頭，不覺皺了一下眉頭，然後回臉大聲說：“捷明，吃早飯了！”

這個琴癡子，直到這時才發現了我。因突然受驚擾，他的大眼睛閃著迷惘的亮光。可是，迷惘很快就變成了不安，因為他看見了惠姐。他的略顯蒼白的臉，突然紅了，嘴巴窩了一下，卻沒有發出任何聲音。

我和捷明並排走在惠姐的後面，小心地讓開草尖上的露珠兒。我不願意碰落它們。我想哼一支歌，故意哼給惠姐聽，讓她也嘗嘗我的幸福的滋味。可我這種得意而又有些惡作劇的心理，還是叫我自己給壓住了。

回到白天也總是暗幽幽的過道裏，我丟開惠姐，和捷明一起進了他的小屋。等他放好了琴，才一起走了出來。當我們就要跨進我的家門時，我發現捷明的臉上突然閃過一絲不安的神色。我不覺輕輕地拉了他一下。我明白他的心思，我們家又多了一個對他冷淡的人，而且是女的，因為往往女人的冷淡比男人的更可怕。我雖剛滿十七歲，可是我明白。

媽媽端來了早飯，其實也就是湯飯和鹹菜，還有點兒難得吃上的榨菜。

惠姐又坐到了我和他中間——天下就有這樣的姐姐！

大家悶頭吃飯，都不吱聲。捷明吃得很局促，媽媽的臉上仿佛罩著一層黯淡的影子。惠姐的臉板著，好象她一回家，家裏就叫她事事不如意似的，跟昨天對我誇她的如意郎君時，判若兩人。哥哥呢，我連看也不要看他。他一個勁地吃著，故意嚼得巴拉巴拉響，連吃飯也那麼顛！圓乎乎的臉上一對小眼睛不時地溜惠姐一眼，我知道他是在用眼睛跟惠姐說話——我偏不理睬他！

我注意到捷明在吃白飯。我想給他夾菜，可是又有點猶豫。要是我不和他好，那我就會毫無顧忌地為他夾菜，可是，現在呢？我不能，得避諱點兒。我將求援的眼光投向媽媽，媽媽正將拌了麻油的榨菜往捷明碗裏夾，我心裏一陣舒松。

“不，夠了，我夠了……”捷明在推拒著。

姐姐的臉冷若冰霜。突然，我聽見筷子被重重地拍在飯桌上，還有碗擱在桌上的沈重聲音。我猛一偏臉，是哥哥！是他擱下筷子，將還有小半碗湯飯的碗擱在桌子上，從鼻子裏哼了一聲，站起身來，使勁把自己坐的凳子一踢，轉身就走。

這全發生在媽媽給捷明夾菜的時候！

我的臉一陣燙，心猛地一顫。我看見媽媽懸在半空的筷子哆嗦了一下，榨菜落到了桌上。

姐姐的臉色更難看了。她居然也扔掉碗筷站起身來，不言不語地走了。

此刻，我不敢看捷明，他那不能忍受侮辱卻又總是在忍受侮辱的心靈，這會兒該會怎樣地難堪與憤懣啊！我不敢看他，因為屈辱的淚水一霎間已溢滿了我

的眼眶。我拚命忍著，透過淚水看了媽媽一眼，媽媽竟象個木雕彎曲著脊背站在桌邊，眼睛只盯著桌面，不看我，也不看捷明。但是，我還是透過淚水，看見媽媽的手在哆嗦……

我再也忍不住了，猛地偏過臉來看著捷明。我看見他正手握筷子和碗，愣愣地盯著桌面，臉一道紅，又一道白，眼睛卻特別亮……

我們三個人就這樣被冷落、被僵持在飯桌前，直到我聽到一陣桌腿猛地摩擦地面的聲響，才知道捷明已經轉身跑出去了。他的碗裏還剩著小半碗湯飯和幾根油汪汪的榨菜……

媽媽沒有看他，卻無力地坐了下去，用手撐住了頭。我看了媽媽一眼，然後死命地咬住嘴唇，不顧一切地追了出去。我跑進小屋，捷明不在，可是琴卻靜靜地躺在桌上。

我返身跑出小屋，沖出過道。我看見他瘋狂地奔在野草雜石的小路上，修長的身影尾隨著他。

我一直追到小樹林裏，直到他撲在一棵小樹上。我突然停在他的身後，心亂跳著，喘息著。

陽光在撫摸著他瘦瘦的肩胛。

我走近前去，抓住了他的襯衣，把他扳了過來。他看著我，臉色蒼白，淚水正在眼裏晃動。我的心一酸，一下子撲到他身上，第一次將臉伏在他的肩上，眼淚濕潤了他的脖子。

“都怪我。”我說。

他輕輕地推開了我，臉上好象平靜了些，卻顯出了一種從未有過的冷漠神情。

我看著他，慢慢地用手捧住他的臉，幾乎是哀求地說：“看在我 and 媽媽的份上……”

我一時衝動，竟將臉貼到了他的臉頰上，貼著，緊緊地貼著。一股濕粘粘的東西浸在我和他的臉頰中間，我知道，這不單單是我的眼淚，還有他的。我聽到了自己、也聽到了他的心跳。

“我愛你。”我哭泣著說，更加緊緊地抱住了他。

我就那樣緊緊地擁抱著他。許久，許久，我才突然想起，他應該上班去。媽媽托她的學生好不容易才給他找到的這份臨時工，他絕不能丟掉。當我剛放開捷明轉過身子，卻一眼瞥見媽媽正遠遠地站在小樹林外邊的碎石路上。她孤零零地站在那兒，風吹起了她的頭髮，疏疏地遮著她的臉。她顯得那麼單薄，那麼瘦弱，又那麼蒼老……

我向另一條小路上跑去，離媽媽遠遠的，並且不看她。可是，我還是瞥見她轉身走了。背影竟顯得那樣地彎曲，象一棵枯朽的老樹。我的心不覺抖顫了。

我跑回去幫捷明拿來了小提琴，然後一直把他送到學院的大門口。

他自始至終都沒有說過一句話，我知道他的自尊心被痛苦地損傷了。他有一顆敏感但又脆弱的心，他受不了這侮辱。

我看著他漸漸遠去的背影，直到簡易運貨車從屁股後面冒出的濃煙遮住了他，我才失神地轉過身來。

人人都說青春這塊純淨的翠玉，只要一旦鑲上了愛情的金邊，就會變得更加美麗和珍貴。可是，為什麼我剛剛端起愛情的美酒，就先嘗受了它的苦味？愛情啊，你到底是什麼？我心裏亂糟糟的。

我剛轉過小樹林，就發現惠姐站在臺階上，臉上冷冰冰的，看樣子像是在等我。

一看見她，我中原有的纏綿情感就消逝了，那種少女的驕傲與任性，突然又回到了我的心中。我昂起頭，向她走過去，擺出了一副不屑與言的樣兒。

誰想，她的冷臉上，忽然浮上了眯眯的笑容，還夾雜著難堪的神色——我可不管她！

可是，她拉住了我，說：“甜甜，生哥哥氣嗎？我們還不都是爲了你？”她說得很甜。

我可不領他們的情！他們沒有權利來干涉我的幸福！我不理睬她，只是一個勁地朝裏走。

惠姐尾隨著我，還想說什麼，好象又忍住了，只搭訕地說：“你這個丫頭，都是媽媽把你寵壞了！”

就在這時，我聽見了鋼琴忽然象泉水叮咚在幽深的山谷裏那樣，在過道裏響起來了，顯得那麼幽遠，卻那麼清新，我和惠姐都愣了一下。

琴聲，沒有間斷。開始它還像是流水，後來，它又變成了波濤，我仿佛聽見了風聲與濤聲。這是媽媽在彈奏。

我們兄妹三人，用媽媽的話來說，只有我才秉承了媽媽的音樂天才，從小就愛音樂，從小就能從媽媽彈出的琴聲裏體驗出媽媽的情感。媽媽生氣時，琴聲也不狂暴，而總是象嗚咽的流水，象微疾的秋風，有時甚至格外地悠緩，這只有我才聽得出。

這一刻，我象忘記了一切，掙脫了惠姐，跑進過道輕輕地推開門，站到了媽媽的身後。媽媽正沈浸在她自己的訴說裏。她那盯著琴鍵的眼睛象在朦朧地探索著什麼，捕捉著什麼，還浮漾著一層薄薄的淚水。媽媽彈的是勃拉姆斯的第二鋼琴協奏曲，然而她卻是在孤單地獨奏著……

媽媽穿著黑上衣，黑髮，坐在黑色的鋼琴前面，宛如一座黑色大理石的雕塑。

在這個家裏，媽媽從來都是那麼孤單，可她的內心卻是那麼地充實。她與爸爸貌離神離，對哥哥姐姐常懷著一種絕望的傷感，惟有我和琴，才是她走向暮年的安慰。她把捷明領回來後，感情多了一份寄託。她用心血澆灌著那棵孤苗，又在她聽不見的琴聲裏尋求心靈上的慰藉。媽媽對他的感情早已勝過母子。媽媽的琴聲變了，渾身開始在微微地顫慄，兩隻手也象注滿了激情，就象小河裏飛劃的槳，在鋼琴的琴鍵上飛越。

媽媽的眼裏突然湧出了兩汪眼淚，這淚水是那樣的清澈——它不像是一個老人的，不，絕不象。雖然，我從記事起，就看慣了媽媽彈琴時的那副天使般的神儀，可是，今天——我忽然想起來了，在我的記憶裏，只有一次，在媽媽把捷明領回來的那一天，她也象今天一樣，彈琴時眼睛裏湧滿了淚水。媽媽不是一個愛落淚的人。她總是那麼沈靜，含蓄，可是，今天，她是為誰在傷心呢？

一定是為捷明，為捷明和我的事，為我們一同遭受的侮辱。我又想起媽媽飯桌前的樣子，那彎曲的脊背……”啊，媽媽，難道你是在懊悔嗎？懊悔你不該不同意我和捷明？懊悔你和他們一起傷害了他？

琴聲婉轉下來了，宛如轉成了芳草與溪流，慢慢地消隱在天邊。天邊，暮煙四起，漸漸地籠蓋了一切，也籠蓋了媽媽的臉，只有淚水，依然在媽媽的眼睛裏晃動。

媽媽的兩隻手突然離開了琴鍵，捂住了臉。

我心裏一慌，不自覺地向前一傾身子，手觸到了媽媽的肩膀。

媽媽的手突然鬆開了，擡起臉來看著我，慢慢地站起身來。我偎依在媽媽的胸前，雙手摟住了媽媽的雙肩。

“甜甜，爲了他，爲了你自己，也爲了媽媽，不要和他好，不要……”媽媽忽然抖顫著聲音說。

我的心像是被誰猛地牽拽了一下，一種裂開似的疼痛，一下穿過我的心間。我忽然想起了惠姐說過的話，不覺生起氣來。我輕輕地推開媽媽，看著她晦暗中顯得格外淒涼的臉問道：“是你告訴惠姐，要她說我的嗎？”

媽媽看著我，好一會兒，才點了點頭。

我咬住了嘴唇，心裏充滿了委屈與不滿。“媽，你不該這樣。”我的心在對她說。可是，媽媽又用一種十分慘澹的聲調對我說：“別和他好，聽媽媽的。把他當哥哥，當親哥哥。這樣，他就還可以和我們在一起。媽媽無論如何是不能同意你們的……”

我使勁推開了媽媽，轉身跑了。

我不明白，媽媽，難道你頂著社會的壓力，忍受著世人的冷眼，領回他來愛憐與培養了五年，卻不准許你最鍾愛的女兒愛他？不僅不准許，而且你也痛苦，也覺得對不起他，這一切，我都從你剛才的琴聲裏聽出來了！媽媽，這到底是爲什麼，爲什麼啊？

我跑到外面，繞過彈痕累累的大樓，忽然停住了腳步。我茫然四顧，心裏一陣空虛，不知去哪里好。臨了，我才順著一條斑剝的水泥小路，向著舒麗的家走去。我多麼想找一個人訴說啊，哪怕就是舒麗！

舒麗正躺在小床上，床頭是酒瓶，煙盒；酒杯裏還有殘酒。她手中夾著香煙，屋裏繚繞著淡淡的煙霧。她看著我，顯得冷漠，只是慢慢地按滅了手中的煙，輕輕地扔了。

面對著這個我曾親親熱熱地叫她麗姐的女友，如今跟我又有了點特殊關係的姑娘，此刻，我竟忘了自己來此的目的，也忘卻了自己剛才的心境，忽然想對她說句什麼——如果說幾年來社會一直在作踐著我們這代人的話，那麼，我們還要再作踐自己嗎？

舒麗象突然領會到了我的心，臉上竟掠過一絲淡淡的苦笑。她掃了我一眼，忽然無所謂似地說：“人生本是苦酒，愛情也是，工作也是，買賣而已……”

我的心猛地抖顫了一下，半個月沒見，舒麗怎麼就說出了這樣的話。雖然我曾在這裏看到過煙頭，可我以爲她不過是因爲思念媽媽而偶然爲之的，誰知她……

我突然握住了舒麗的手，她的手冰涼。我終於忍不住地對她說：“麗姐，別這麼說，別，你也別這樣。”

我驚奇自己的話竟是這樣地爽直和傷感。

舒麗的臉上忽地露出了淒慘的神情，好一會兒，她才對我說道：“甜甜，生活就象一部會折磨人的機器。它不從這面，就從那面折磨你。它燒你，燙你，冷淡你又遺棄你，愛情更是。你已經戀愛了，你就會明白的。”

她說這話時，開始顯得憂傷，後來卻露出了狡黠的味兒，好象還帶點兒刺。

“你已經戀愛了，你就會明白的。”這句話就象陰影一樣，突然籠罩在我的心上，叫我怎麼也抖落不掉。我不想再在這兒呆下去，也不能呆下去了。我只是將她的手緊緊地捏了一下，努力地說了句“可你別再抽煙、喝酒……”

我沒有說下去，因爲舒麗咧開嘴巴笑了一下。可是，她卻笑得那樣淒慘，眼淚爬上了她的眼窩，我的心亂顫了一下。我鬆開她的手，轉身走了。“你已經戀愛了，你就會明白的”那句話，一直響在我的耳旁。她的話使我想起了從昨天起我開始經受的一切。想到今天早上飯桌上發生的事，哥哥勢利的臉，姐姐俗氣的面孔，捷明痛苦的眼神，媽媽的琴聲與眼淚，還有我宛如裂開一般的心……

難道它真是苦的吗？真的就是苦酒？

捷明一天都沒有回來，我就在他的小房間裏躲了一天，他爲什麼還不回來？

我心裏煩躁，又百無聊賴。翻書，讀譜，用手指隨便地按一下琴鍵，讓鋼琴發出一兩聲輕脆的聲音。可是，這聲音更叫我心煩。

我跑了出去，站在臺階上，向夜色裏更顯得冷落荒涼的校園張望著，向著遠處那一點昏幽幽的燈火祈望著，我希望看到他的身影，可是，沒有。

我終於又坐到了鋼琴的前面，開始是雜亂無章地彈著，就叫它即興曲也行。因爲它正象我此刻的心情，紊亂，不安，紛繁，而且苦澀。後來，連我自己也不明白，怎麼竟彈起了南斯拉夫的民歌《深深的海洋》來了。這由我自己奏出來的哀怨的歌曲，正象我這顆愁苦的心，因爲我們都是少女，痛苦的少女……

我並不知道自己彈的是《深深的海洋》，只是讓心靈被琴聲牽動，與那優美的旋律共鳴，讓它也把我這顆心帶進深深的海洋裏去，帶到它微漾的波濤上面，隨它飄搖，激蕩，浮沈。直到媽媽忽然出現在我的身邊時，我的心才忽然象被什麼燒灼了一下。因爲陡然間，我竟忘了媽媽是個聾子。

我的手指搭在琴鍵上，並沒有滑落下來。可是，我卻沒有轉過臉去看媽媽。當我感到媽媽在我身邊站了一會兒，又轉身慢慢地走開時，我才偏過臉看媽媽的背影，一個念頭忽然傷感地飄上了我的心頭：我不會錯怪媽媽嗎？媽媽爲了我，更爲了捷明，一定已經受了他們不少的氣，媽媽是不是迫於他們的壓力才不同意我和捷明的事呢？

我忽然又想起了不久前的那個晚上，媽媽披著月光佇立在窗前的情景。她顯得那樣痛苦，難道真地是因爲我要和捷明好嗎？

我的思緒象一隻小鳥那樣盤桓在媽媽的身邊，可又突然飛到了捷明的臉上。我好象又看見了今天早晨的他，蒼白而又緋紅的臉，蓄在眼眶裏的淚水，當我摟著他時，他的推拒——他真的愛我嗎？

就在我心中一陣不安，象是又陷進了迷惘恍惚的心境中時，門被推開了，走進一個人來。我一轉身——是他。

我身上頓時掠過一種極其輕微的顫慄，情不自禁地站起身來看著他。可是，他躲開了我的眼光。

這時，我才發現他很疲憊，臉色發白，兩眼閃著呆滯的目光，琴盒夾在臂彎裏，往下耷拉著。

他這是怎麼了？我輕輕地從他的臂彎裏抽出琴盒，輕輕地放到床上，然後抓住他問道：“你怎麼了？”

我問得是那麼輕柔，象一個真正的愛人。我立即在心裏害羞了一下。

他回過臉來，看著我，神情十分沮喪，嘴唇動了一下，可是什麼也沒有說出來。

我打量著他，將眼光尋遍他的全身，忽然看見他的上衣口袋露出了一片紙角。我心裏一動，忙抽出了它。

捷明的眼睛亮光一閃。他想奪過去，可我立刻躲開了。

我不覺大驚失色：“他們把你辭退了，為什麼？”我突然大聲說，像是在責問他。

他的眼裏忽然滾出兩顆淚珠，嘴抿得鐵緊。

我心酸地抓著他的衣襟，輕聲問道：“他們為什麼辭退你？”

他避開我的眼光，許久才說了句：“說我是下放知青。”

我直瞪瞪地看著他，好一會才說：“他們不知道你是孤兒？”

“知道。說就因為這，才更應該下放。”他的話音有些抖顫。

我看著他，不知說什麼才好。

我們面對面站著，誰也不說話。

不知過了多久，我突然問他：“你真的愛我？”

他愣愣地瞧著我，臉也紅了。

“不是給妹妹的愛？”我逼問他。

他凝視著我，好一會兒之後，竟垂下了眼睛。

我心裏突然冒出一股酸溜溜的感覺，這酸溜溜的感覺一直躡到我的鼻子裏，眼睛裏……因為他不願說

愛我；可是另一個念頭卻猛地躡到我心裏：他不會不愛我的！我多麼愛他呀！他只是因為我哥哥姐姐的反對，因為他們對他的侮辱，因為媽媽，因為不願再牽累我，更不願受哥哥姐姐的羞辱，才不願意說愛我的。——這個念頭，把我心中那種猝然而來的酸溜溜的感覺攆走了，而代替它的，竟是辣滋滋的疼痛感覺，甚至眼淚也立刻湧上了眼眶。

我含著眼淚，並握緊了他的手，說：“我和你一起下鄉。”

他猛地擡起臉來看著我，臉上閃過一種痙攣般的神情，然後，他竟拚命地掙出了自己的手，對我說：“不——”

我突然生氣地沈下了臉。

他立刻有些慌，忙剎住話，我的臉立刻鬆弛下來了。

就在我抓著他，心中的一股控制不住的情感要逼著我給他一個真正的吻時，門開了，媽媽走了進來。

我一陣驚慌，立刻低下頭去。好一會兒，我才拿過那張“辭退書”，遞到了媽媽的眼前。

媽媽的臉上頓時掠過一絲慌亂的神情。她看著我和捷明，象要說什麼，可又沒有說出來。

我接回媽媽手中的那張紙，看著媽媽，看著捷明，心也突然突突地跳了起來，因為我要告訴媽媽，告訴她我的決定。我要第一次將我的愛公開在媽媽的面前，第一次坦白地把我的心捧給媽媽看。媽媽，別再阻攔我，我的心開始輕輕地呼喚著……

我終於用筆在那張辭退書上寫下了幾個字；

媽媽：他們要讓捷明下鄉，我願意和他一道下去……

媽媽一眼掠過，低頭不語。我卻心急如焚——這是在向媽媽承認我的愛情，也是為了我的愛在向媽媽表達要求。

媽媽擡起臉來了，看了我一刻，連一句話也沒說，就轉身走了。

我的心象忽然從萬丈懸崖上跌落了下來，眼淚突然湧上了我的眼眶，好一刻我才突然轉過臉來抓住捷明質問似地說：“你為什麼不對媽媽說你願意？”

這一次，他竟輕輕地抓住了我的胳膊，說：“不，我不願意……”

我感到委屈得很。那蓄在我眼中的淚水就要奪眶而出了，可是我拚命地忍著。……

我用手使勁地揪著他的上衣，使勁地抓撓著，忽然又鬆開手，轉過臉去說：“你不愛我！”眼淚隨之便癢癢地順著我的臉頰流下來了……

他和媽媽都不愛我，都不愛，我的心好酸。

我感到他靠近了我，可是我動也不動。因為我怨他，還恨他；因為他是這樣地不理解我。我已經不是你十七歲的小妹妹，而是為了你正飽嘗著愛的苦痛的姑娘，是為了你願意犧牲一切的女友……

可是，誰叫我愛他的呢？我終於忍受不住自己情感的衝擊，竟突然轉過身來，一下子摟住了他的脖子，但避開了他的臉，我不願意讓他看見我流淚的眼睛。可是，他在微微地推拒著我……

我推開了他，又對他盯了一眼，這才閃了出去。

我下決心了，不管媽媽同意與否，我都要伴他一道下鄉。我不相信他不愛我！至於哥哥和姐姐，他們管不著！

我甚至憧憬起來，想象著未來，想象著我和他的鄉下生活。對，到那時候，還可以把媽媽接去，和我們在一起；那時候，媽媽一定會同意了……

媽媽不知到哪里去了。我一個人坐在家裏，就象真的看見了鄉下的田野，田野上的小河，河岸上我們的小屋。我甚至看見了那些叫人幸福又害羞的事情……

15

我睜開眼睛，原來是媽媽。

我看著媽媽，不知道自己怎麼會睡在床上。正在我神思朦朧不明所以的時候，媽媽又叫了我一聲。

我翻身坐了起來。原來我剛才竟和衣而臥。媽媽神情黯然地看著我，然後把我的頭摟到了她的胸前。

是媽媽把我和捷明連在了一起，可是，又是捷明把我的心與媽媽生分開了。最近以來，我不是什麼都

瞞著她嗎？甚至有意冷冷地對待她，在她的面前將我的委屈扮成深深的不滿。這一會兒，當我偎依在她瘦削乾癟的胸前時，我的心裏忽然充溢著對不起媽媽的情感。

我偎依在媽媽的胸前，等著媽媽跟我說：“睡吧，甜甜。”可是媽媽一言不發。

我捱不住這種寂寞。我擡起眼睛，看著媽媽，媽媽的臉竟顯得那樣地沈靜。

“甜甜，他來了，你不去跟他說說嗎？”

“誰？”我的眼睛問媽媽。

媽媽頓了一會兒，才說：“你將來的姐夫。”

我愣住了，並且很快就嘟起了嘴巴。我不願意媽媽提到他，更不願見他。他與我有什麼相干？

可是，媽媽聲容未變，只是靜靜地看著我。

我心裏忽然有些慌，因為我從媽媽那依然明亮的眼睛裏象突然看見了什麼淒酸的東西，看見媽媽象在努力克制著什麼。

媽終於又開了口：“你去求求他，他是文化局的頭，如果他願意幫忙，捷明就不會下放了。只要你告訴他，你不和他好就行。”媽媽開始說得很快，可是說到最後一句時，卻像是特別艱難。而且一說完，就仿佛如釋重負似地軟了下來，只是眼睛還在急切地看著我。

我的心象被戳了一下，痛楚地偏過臉去。

媽媽忽然貼住我的臉哀求似地說：“聽媽的話，求求他。為了捷明，為了他的前途。要知道，一個演奏家，在樂隊跟不在樂隊，大不一樣。好甜甜，就說你不和他好了。這樣他們就不會趕他走，就不會的……”

媽媽握緊我的手，直視著我的臉，眼神是那麼地哀傷。

我想到捷明已被辭退的事實，想到了哥哥姐姐對捷明的勢利態度，想到如果真能求得通，那我的下鄉計劃，我所憧憬的那一切不就都成泡影了嗎？難道為求得捷明不被辭退下放，必須以犧牲我的愛情作代價嗎？為了捷明能留在樂隊，我可不可以欺騙他們一下呢？唉，我的心多麼亂啊！

“甜甜，聽媽媽的話。”媽媽哀求的聲音又響在我的耳邊。

我站起身向外走去，獨個兒走出去了。

我沒有回頭看媽媽，也沒有走進姐姐的房間，卻一頭鑽進了捷明的小屋。可是，他不在。這麼晚他還會上哪兒去？

我心裏充滿著不安與悽惶的感覺，不知不覺地站到了鋼琴面前，輕輕地向琴鍵按了下去。我仿佛在這柔和遲緩的琴聲裏看見了他，看見了他蒼白的臉，我的心裏頓時充滿了愛憐。

媽媽來了，站在我的身後，直到她用手捋起我的頭髮時，我才感覺。我沒有轉過臉來，手還按在琴鍵上。

“你還不去嗎？他一會兒該走了。”媽媽懇求我。

媽媽又輕輕地搖了我一下肩膀，她終於歎了口氣，走了。

我愣愣地坐了下去。譜架上的五線譜在我的眼前宛如成了一個爬滿了蝌蚪的小水塘，波光悠悠。我不自主地一下伏到鋼琴身上，立即發出一聲轟然巨響，我被嚇了一跳，立刻緊張地站起身來，茫然四顧，下意識地想到這一聲轟然巨響會使他們……

我愣了一刻，忙拉開房門，跑了。我跑到外面，一時不知上哪兒好。夜色沈沈的天穹，一兩顆灰濛濛的星星在懶懶地閃亮的，遠遠近近在風裏發出怪響的小樹林，還有那幢幢大樓的黑影，周圍死一般地沈寂……

他上哪兒去了？上哪兒去了？

我不知哪來的力量，竟兀自向前走去。就在這時，一聲淒厲卻充滿力量的琴聲，透過沈沈夜幕穿了出來。我的心不覺一拎——這是他。這琴聲宛如奔突在乾涸河床上的那道清泉，還象一幅華貴的絲綢被撕裂開來的聲響……

“他在樂隊跟不在樂隊大不一樣……”媽媽的話突然又叩上了我的心房。我猛地一下咬住嘴唇。

我終於又想到了我那未來的姐夫——“跟不跟他說呢？”一個聲音從我的心底又冒出來了。我絞著自己的雙手，向著夜幕，向著琴聲傳來的方向看著，心

裏忽然感到一陣驚扭。我多麼不願見那個陌生的男人啊。他真象惠姐說的那麼好嗎？

可是，媽媽哀求我的聲音又那樣淒涼地飄繞在我的心頭，好象連他此刻的琴聲也在巴巴地懇求著我一樣。

捷明要是能回到樂隊，不但整天可以拉琴，而且還生活在音樂的氛圍之中，那他……想到這裏，我心裏不覺又起了一重不快。是的，他愛的是他的琴，不是我。

可是，他的如訴的琴聲，還是戰勝了我突然而來的傷感，驅使我轉身回家去見那個我不願見的人。走回過道裏時，我忽然覺得自己又長大了，長高了。我不覺看了看自己隆起的前胸，仿佛它成了我長大成人、莊重嚴肅、並且不可輕慢的標誌。

我走到了姐姐的房門前，想推門而入，忽又覺得不妥，舉起的手剛想敲門，可又放了下來。不，我不是軟弱、遲疑、害羞，而是想探測一下，在這扇緊緊關著的房門裏面的那個人，到底是個什麼樣子？他有什麼力量能使我漂亮的姐姐對他五體投地、愛不釋手？難道他真是個難得的好人，一個有地位有學問的好人嗎？

我將手輕輕按在門上，忽然發現了一條細細的門縫，要是不注意是不可能發現的。我心裏一高興，立即伏到了門上，將眼睛向門縫裏瞄去——

一霎間，我的全身就象被電擊著抖個不已，連嘴巴都乾澀得喘不過氣來，兩手緊緊地貼在房門上，動彈不得。——天啊，我看到了什麼！我象從山頂上一下跌進了深淵，猛地驚醒過來，轉身跑進了媽媽的房間裏，象一個突然遭受了野獸襲擊的人，一時間，競不知該喊該叫，該撲向什麼地方才好。

媽媽拉住了我，問我：“甜甜，你怎麼了？怎麼了，甜甜？”

我渾身顫抖，突然用雙手蒙住臉，一下伏到了媽媽的肩頭，不敢看媽媽，好象那一切醜事，都是我做的一樣……”

媽媽在我面前站了好一會兒，然後把我拉到床邊坐下。我連頭也不敢擡——太可怕了，我怎麼告訴媽媽呀！

媽媽怔怔地看著我，神情既迷茫，又急切。我避開了媽媽的眼光，鑽進了被窩，把臉深深地藏在被子裏面。這一刻，我連一線亮光都不願看見，不願……

16

我一直睡到第二天吃午飯的時候，才勉強被媽媽叫了起來。因為，整個上午，姐姐和那個男人都在媽媽和我的房裏進進出出。我不願意看見他們，以致連吃午飯的時候，我都一直沒有擡臉。媽媽，“姐夫”，姐姐，連哥哥都在給我夾菜，可是，我總低著頭，不願看任何人，不敢想象那個“姐夫”、還有我那姐姐，現在是一副什麼樣子。

飯後，我想躲到捷明的小房間裏去安靜一下，去擦洗掉我眼睛上的污垢。可是，我剛走到捷明的房門口，哥哥就湊了過來，笑著對我說：“甜甜，我就要調到文化局當工宣隊去了，他幫忙！”

我猛地擡起臉來，看著哥哥那圓乎的腦袋，眼睛笑成了一條線的肉臉，一身的顛像，心裏就象突然被什麼掏空了一樣。

哥哥嘻嘻笑了一下，還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忙讓開了，好象哥哥的手也不乾淨！

哥哥走了，一顛一顛地。我心裏忽然躡出來一句話：是姐姐的身子為你換來的！

我走進捷明房間，撲在他的小床上。直到這時，我才又想起了昨天晚上捷明的琴聲，想到此刻不見蹤影的捷明——他到哪兒去了？今天，他已經不再是一個臨時提琴手，不是不需要再去上班了嗎？

我側身臥在捷明的小床上，竟昏昏地睡著了。昨天晚上我不也是這樣昏昏地睡了一夜嗎？可是，當我剛剛好象進入了另一個世界，全身象雲朵一樣軟綿綿時，忽然間，我看見一個男人，對，就是我那姐夫，竟癡笑著壓到了我的身上，壓得我喘不過氣來。我想大喊大叫，可是叫不出聲；我想轉一轉身子，又動彈不得；我拚起命來，手舞足蹈，可是他也拚命地壓著我。我只覺得自己要死過去了，不再能呼吸。就在這時，有人在輕喚我，而且扳過了我的身子。我以為又

是那個討厭的男人，而猛地伸手推開他時，卻醒了。驚魂未定之中，我愣愣地看著我身邊的姐姐，愣愣地恐怖地看著。

夢魘尚未全消，心還在突突地跳，可是，我還是想到了昨晚上的姐姐。一種深深的厭惡感覺，使我立即轉過臉去。我不要看她。好象那男人的眼光早已汗髒了姐姐的身子，我不願再看她一眼。

可是，姐姐抱住了我的肩頭：“甜甜，你夢見什麼了？還大喊大叫的？”

她今天的話說得那樣嫵媚，可我聽了簡直想吐！

我微微扭了一下肩膀，表示我不願回答她，也不願搭理她。

“他要找你談談呢！起來，甜甜，他說他非常願意跟你談談，題目就叫怎樣認識人？起來吧，他在等你呢！”

惠姐的聲音真甜。可是，我聽都不要聽！我未來的姐夫要找我談談，還有題目，叫“怎樣認識人？”認識認識自己去吧！別這麼不知羞！我早看透他了！再說，這個題目，不用講我也明白，還不是不准我和捷明好。我的事，誰也管不著！可是，姐姐不單用她軟綿綿甜絲絲的聲音攪得我心煩，而且漂亮的臉上，還洋溢著無限幸福甜蜜的表情。好象那個臭男人真地已使她幸福無比一樣。

我實在忍受不了，呼地一下坐起身子，推開惠姐，走了出去。

“甜甜。”惠姐在叫我，可是，我頭也不回地走了。我的名字已經夠甜的了，再也受不了她那股子甜膩勁兒！

我連媽媽都沒看一眼，就匆匆地穿過過道，來到外面，毫無目的地走在殘敗的校園裏。

午間的太陽將一種微溫的熱力敷在我的身上。可是，一會兒，那種熱力就消失了，陡然變成了一片淒涼。原來，太陽躲起來了，矇矓矓的天空上，一大塊烏雲突然侵吞了天頂，把太陽嚴嚴實實地裹纏了起來。天空頓時一片灰濛濛的，校園裏也立刻變得一片陰慘。這時，我才好象第一次發現，校園裏的枝枝葉葉，已開始發黃，草尖兒也顯出了焦黃色。是的，秋天來了，我心裏掠過了一種悲哀的感覺。

爲了不讓姐姐跟蹤而來繼續糾纏我，我快步將自己掩進了小樹林，並且沒有目的地向小樹林的深處走去。

一口小小的、像是一面橢圓形小鏡子似的水塘出現在我的眼前。水塘沿岸，雜草叢生；水塘裏面，漂著一片片紫色的小浮萍，還浮著一層綠綠的苔蘚似的東西，沒有波浪，連一道細細的波紋也沒有。它只是將灰濛濛的天和岸邊的雜草樹木收攏在它平靜的懷中，收攏著，好象這些才是它的依靠。

我心裏突然掠過一陣冷冷的虛落落的感覺。我爲什麼要來到這裏？這裏，幾年來有誰來過？尤其是武鬥之後，這小水塘的可怕見聞，使許多人對它望而生畏，連走路都要離遠點兒，繞過它，可我……快，快走開。好象那些我曾熟悉的面孔，這會兒正變成形形色色的鬼魅，從這口橢圓形小塘的幽深的塘底升起，向我漂過來，漂過來……

我差點兒叫了起來，轉身就要跑開去。可是，一個聲音，一個人講話的聲音，突然傳到了我的耳朵裏。一剎間我已在捕捉並判斷著這是鬼語還是人聲——我的心都不跳了，渾身瑟瑟發抖。

我終於聽清了，那是人在講話，是捷明的聲音！縱使是在千千萬萬個鬼魂的合唱聲中，我也能聽出他的聲音來！

我感到自己的心有了依靠，感到身上又恢復了活力。我猛地向聲音傳來的方向奔去，可是，剛待舉步，我又聽到了另一個人說話的聲音，是一個女子的聲音——是舒麗的！我痛苦地判斷出來了。我的心象突然被什麼咬齧了一下……

那聲音竟不顧我痛苦的心是否能承受得了，是那般清晰地從前面的樹林裏傳了過來。那聲音是那樣地激動，滿含著苦痛，猶如裂帛之聲——

“不，我不要你再愛我，我也不要和你一起下鄉。你不應該對不起她，對不起她媽媽。”這不是舒麗是誰？

“我，我是……”這是他！吞吞吐吐，一副有苦難言的味兒。

“我知道，你是因爲還在愛我。可是，我告訴過你了，我早已不值得你愛，不值得！值得你愛的是甜甜，是她……”

舒麗的話，象放出箭之後的弦，突然軟了下來，軟得沒有了一點兒生氣。

“可是，你，”他的話還是那麼軟弱，那麼可憐巴巴，但是，一會卻突然強烈了起來，“你不能這樣生活下去，爲了我們過去的，友誼，你也不該……”

我只覺得一陣暈眩，渾身發軟，就靠到了身後的一株小樹上，心裏象爬滿了小蟲兒。這些小蟲兒，正用著它們尖尖的利齒撕咬著我的心。我疼得彎下了身子，緊緊地抱著身旁的小樹。

死一般沈寂的小樹林裏，傳來了枝葉兒擦著衣袖的嚓嚓聲，傳來了一個人急步遠去的喘息，傳來了一聲聲低微的呼喚。可是，這聲音，卻好似正從我的心上穿過，穿過……

腳步聲遠了，消逝了。那低低的急促的呼喚也不復再現。小樹林回歸了剛才的平靜，靜得沒有了一絲兒聲息。我的眼前只有小樹，小草，林間明暗不一的光線……

我剛才所聽到的一切，此刻彷彿飄到遙遠的天邊去了，成了一朵叫人捉摸不透的浮雲，化在天空裏，無蹤無影。可是，一會兒，它竟又從灰濛濛天空的盡頭，掙扎出來，聚攏在一起，飄浮過來，壓上了我的心頭。

我的心被這灰色的雲塊兒沈沈地壓著，包裹著，以致我終於什麼也不再看見，不再聽見了……

17

我被自己嚇醒了。因爲陡然間就象有許多奇奇怪怪的幽靈包圍了我，在我的身邊吹起了一陣陰冷的風。

我猛一睜眼，恍惚地用手摸摸自己的臉，竟是濕津津的，我知道，那是淚水。我的心忽然又緊縮起來。眼前還是那個萬籟無聲的小水塘，只是煙靄已從四周的小樹林裏飄逸出來，向著小水塘的上空聚攏，

水塘裏的水顯得黑幽幽的，浮萍漂浮在水面，一動也不動，塘邊的小草全都低垂著頭，有的還將尖兒探進水裏，無聲無息。

煙靄越來越濃，眼前出現了各種各樣可怕的幻像，我的心不覺一陣哆嗦。我轉身跑了，踩得小草兒、落枝兒、敗葉兒紮紮地響著，宛如有誰在對我緊追不捨一樣。我瘋狂地跑出了小樹林，暮靄正迎接著我。落日的餘暉正溶合著淡淡的紫氣，飄浮在我的身邊，就象我一伸手就能抓取到它們那輕柔的身子一樣。

我出了一身冷汗，卻陡然清醒了過來，回憶竟象一把明晃晃的小刀兒割到了心的深處——他不愛我，還愛著舒麗。我在小樹林中聽見的那幾句話，就象葛藤與蕁麻一樣纏在我的心上。

我想起了在已經過去的那些日子裏，我與他之間發生的事。

我第一次吻他，自己喊著我是妹妹時，他臉上突然露出的驚惶神色；

“大清查”那天夜裏，我撫摸著他的面頰時，他那愣愣的眼光和突然轉過身去寫起曲子來的情景；

還有，當媽媽發現我們倆時，他的窘迫勁兒與欲訴難訴的情形……

我的心又象被什麼扎了一下。他不愛我，不愛我，從來就沒有愛過我！愛我就不會是這樣……我的心在無力地嘶叫著……

我忽然想到他為什麼又不明白地拒絕我的愛，並且立刻找到了答案——那是因為他怕對不起我的媽媽……舒麗也是。

我多麼委屈，又多麼羞愧啊！他並不愛我，可我卻發了瘋似地愛著他，還以為他也同樣在愛著我。啊，媽媽，你怎麼知道他不愛我的？

我直到現在才想起媽媽從一開始就不同意我愛他，想起媽媽哀求我不要和他好的情形，想起媽媽近來時常失神的樣子……可是，媽媽，你為什麼一邊不同意我愛他，一邊對他那樣愛憐，比對你的親生女兒還要關切？

想到為了這樁愛情，我近日來所遭受的磨難，我怨媽媽，恨自己。

我突然迸發了要報復的念頭。我也要說我不愛他！我對他好，只是可憐他！也是看在媽媽的份上。我從來也沒有愛過他，我連什麼叫愛情還不懂呢！

我開始為自己辯解，辯解得非常有理。本來嘛，要不是媽媽把他帶來我家，我能對他好嗎？要不是他跟舒麗吹了，我會同情他、可憐他嗎？可是，我跟誰去說我根本不愛他呢？直接告訴他嗎？對，跟舒麗說去，告訴她我從來就沒有愛過他，也無所謂把他還給她，我與他們兩個都不相干，就是這樣！一個少女的自尊心，促使我忽然朝著舒麗的家奔去。連耳邊的風聲，都好象在輕輕地告訴我：是的，你並不愛他，你什麼時候愛過他呀？

我奔進舒麗的小屋，舒麗將臉埋在枕頭上面正在抽抽咽咽，肩膀還一聳一聳的。我剛要走近她，忽然看見床頭櫃上有一封拆開的信。敏感，好奇和一種奇怪的聯想，竟使我斷定信是捷明寫給她的。趁著舒麗沒有發現我，我輕輕地拈起了信紙。

可是，我驚呆了，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信是舒麗媽媽從農場寫來的。信上說，她已患了癌症，不可能再活很久，她唯一的願望就是想和自己的女兒在一起生活一段時間。要舒麗快去，並且叫舒麗不必再給她寄錢……

我的鼻子一酸，差點抽出聲來。我忘記了自己，也忘記了他，更忘記了來這兒的目的，而只是緊緊攥住了舒麗媽媽的信，透過淚水，看著舒麗還在抽動的雙肩，真恨不能立刻撲到她身上大哭一場。

舒麗忽然發現有人站在她的小床前，轉過身子，將哭紅了的眼睛吃驚地望著我。我忽然記起了自己來此的目的，躲開了舒麗的眼光。

“你怎麼來了？”我聽見她在問我，我眼睛看著地上，動也未動。

“你哭了？”她問我。

我陡然惶亂地擡起臉，搖了搖頭。我不願意承認。

她看著我，慢慢兒伸過一隻手，把我拉到她身邊坐了下來，好一會兒，才望著對面的牆壁說：“我媽媽要死了。她得了癌症，那兒不准她回來治療……”

她說這話時那麼平靜，那麼冷，要不是她眼裏冒出了淚水，我真不敢相信在床上哭泣的竟是她。

她忽然用透濕的手絹擦擦眼睛，然後看著我說：“你找我有事嗎？”

我沒有吱聲，卻忽然小聲地對她說：“你去看你媽媽嗎？”

她點點頭。

“我陪你去好嗎？”我問，連我自己也不明白怎麼會說出這句話來。

可是，她搖了搖頭，卻忽然抓住了我的手。

我感到她的手在哆嗦，不由吃驚地看著她的臉。這一刻，我驚訝自己過去怎麼沒有看出她竟是這樣的美麗。她的臉越淒慘，就越有一種動人的美。

“甜甜，”她忽然有些急促地對我說，“捷明要下鄉了，你多多照顧他，幫他。甜甜，要是你真的能與他一起下去，就，好了……”她的聲音漸漸哽咽起來，手也抖得更厲害了。我不由也使勁地抓住她的手。此時此刻，我心裏有許多話想說，可就是說不出口。我終於說出來了，居然脫口而出：“麗姐，他應該，愛你……”我的眼淚是同我的話一同流出來的。

透過淚水，我看見舒麗美麗的大眼睛吃驚地看著我，那眼光裏有驚訝，有感動，更有責怪的意思。

我突然撲到舒麗的懷裏，大聲說道：“你們的話我全聽見了！他愛你的，愛你的，我不愛他，不愛……”我全身發抖，竟躲在舒麗的懷裏哭起來了。

舒麗任我摟緊她，一動也不動。

我擡起臉，雙手抓住她的肩頭，說：“麗姐，你要聽他的，別抽煙，別喝酒，愛他，和他一起下鄉去。”我在哀求她。

舒麗渾身發抖，猛地把她推開了。我吃驚地看著她陡然變得通紅的臉，呆滯的目光，抽搐的嘴巴，我膽怯得將身子向後面傾斜過去。

她忽然垂下眼皮，一下拉住我，緊緊地攥住了我的胳膊，許久才說：“你要對他好，我不配了。你姐夫，他……”

她突然神色慘變，痛苦地低下了頭。

我不敢對她說話，不敢碰一碰她，只是在等著她的話，等她說出我姐夫……

她終於又擡起臉來了，看著我，略略鎮靜了些，然後說：“捷明就是他解雇的，是他逼下鄉的，我也是給他，給他，害了……你姐夫，是禽獸……”

她的聲音很輕，可是很沈，沈得我和她都負擔不了。我們只能這樣互相支撐著，才穩住了自己，穩住了自己的心。

她忽然大聲說道：“甜甜，告訴惠姐，叫她千萬別上他的當。還有，你要真心愛捷明……”

我話還未出口，舒麗又接著說道：“我也要下鄉了，就去我媽媽那兒，再不回來了……”她淚落如珠，低下臉去，全身痙攣般地顫抖起來。

羞恥，一種無比羞恥的感覺，使我不敢再看舒麗的臉。我蜷縮著身子，躲在她的懷裏，嗚咽地哭了起來：“麗姐，我也恨他，真的……”

我終於推開舒麗，又看了她一眼，才突然轉過身子，向外跑去，瘋狂地跑去，身後傳來舒麗的叫聲。我沒有回頭，沒有看一眼腳下不平的路，更沒有看身邊漆黑的夜色，根本顧不上那些象鬼一樣影影綽綽的樹木，我跑著，跑著，向我自己的家跑去。

我什麼都明白了。

18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樣穿過那片黑黝黝的小樹林的，也不知道是怎麼踏上了臺階，跑進了燈火昏黃的過道裏。我只知道當我就要撲進自己的家時，卻被幾個人的叫聲喚住了。

我猛地停下腳來，望著站在捷明房門口的媽媽，還有姐姐和哥哥。他們全在看著我，叫我過去。我愣怔在那裏，遲疑著，不明白是怎麼回事。我突然想起自己和舒麗的事，想起了並不愛我的歐陽捷明，想起了我那“姐夫”和眼前的姐姐，心裏不覺猛地抽搐了一下。我動也沒動。

媽媽卻走過來了，挽住了我的胳膊，把我拉進了捷明的小房間。我看見捷明正漲紅著臉站在床前，桌上是打開的琴盒。床上是摺紮好了的簡單的行李。我驚訝地看著他，他要走了嗎？這是真的？

小屋裏靜悄悄的，可是氣氛卻特別緊張。哥哥的臉很陰沈，圓乎乎的肉臉上，一對小眼睛在狠狠地盯著我；姐姐的臉卻有意做出一副特別嚴肅的樣子，這反使我想起了她在“姐夫”面前那種忸怩的神態。只有媽媽臉上平靜得出奇，又冷得出奇。只是她的臉色過於蒼白，像是經歷了一場劇痛剛剛才得以平靜那樣——我好久沒有見過媽媽的這副神情了，我心裏不覺一陣發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呀！

這裏，唯一不安的是捷明。他顯得更加消瘦，棱角分明的臉紫漲著，看不出是激動，還是忿怒，大眼睛閃爍著，可又躲閃著我，只是不時將眼光投向媽媽，看得出來，那眼光裏有痛苦……

我忽然又想起了自己和他的事，不由得臉上一陣發燒。要不是小屋裏的這種冷峻氣氛在壓迫著我，我會拉著媽媽逃掉的。可是，不知一種什麼樣的感情又占了上風，我又突然憐憫起他來了。

就在這時，姐姐說話了。她一開口，我就覺得刺耳。她說：“甜甜，我們開了一次家庭會議，他也參加了。我們一致決定，要你和他斷絕關係。他應該和我們家沒有絲毫關係，一點也沒有！他自己也願意馬上離開我們家，反正他就要下鄉了！”

“一點瓜葛也沒有，他是他，我們是我們，兩不沾！”哥哥惡狠狠地說。

我原來低著的臉忽然擡了起來，迎著姐姐冷冷的眼光和哥哥惡狠狠的臉。我向捷明看去，他的臉在發紫，大眼睛在灼灼地亮著，全身在發抖。一種無可遏止的感情忽然從我心中騰起，姐姐和哥哥，還有那個不要臉的“姐夫”，有什麼權利這樣欺侮他？憑什麼解雇了他還要把他從這裏趕走？我只覺得渾身的血一湧，話就要迸出嘴巴，忽然想起了他並不愛我，我的心又象被什麼撕咬了一下，以致我渾身一陣痙攣，不覺狠狠地咬住了下嘴唇。可是，一個念頭，竟象電一樣地閃過我的心頭——他，並不愛我，那麼，這不也是為我在吃“冤枉”嗎？我的心抖起來了。我不覺瞥了媽媽一眼，媽媽就象一切都在她意料之中似的，臉竟是那麼冷……

愛情與委屈，正義與鄙薄，全絞在一起，我的心亂極了。就在這時，惠姐說道：“甜甜，他已經決定把你招到文工團當歌唱演員，你應當聽他的話。”

我突然轉臉看著姐姐，看著那張顯得過於嚴肅漂亮的臉，心裏竟象陡地紮上了一把針。舒麗說的“你姐夫是禽獸”的話，還有姐姐忸怩在“姐夫”面前的情景，全象針尖一樣，戳在我心上。我渾身抽搐起來，血直往上湧，以至在這一剎，我竟忘記了媽媽，忘記了捷明，更忘記了自己原來的心思，連我自己也沒有想到，竟突然大聲嚷道：“我不，不要！”。

惠姐的神色一變，正要發話，可我馬上一偏臉，拉住了媽媽。我要拉走媽媽，不願再在這個地方呆下去。可是媽媽拉住了我。

我擡起發燒的臉，看著媽媽。媽媽的臉忽然變得明朗起來，連眼光也變得溫和多了。她好象是從我的臉上，從我剛才對姐姐說話的樣子上看到了什麼令她滿意的東西，是的，一定是這樣。

可是，此刻我卻只想哭，想為自己哭，為可憐的舒麗哭，為我這陷進泥坑卻不能自拔的姐姐哭，還有，為他。我忍不住透過一層稀薄的淚水向他看去。他還象剛才一樣，含著眼淚，渾身抖顫。

就在我神志恍惚而又痛徹心脾之時，惠姐卻和哥哥交換了一下目光。於是惠姐便向我走了過來，拉住了我，我猛地掙開了。

也就在這時，媽媽拉住我向捷明走過去。我身不由己而又極不情願地隨著媽媽走過去，驚異地看著她越變越莊嚴，越變越明朗的臉。媽媽好看的下巴向著哥哥和姐姐擡起來了，看著他們，好一會兒，才清楚地對哥哥姐姐說道：“我和他們一起下鄉，甜甜我帶著，好在她半年之後就該下鄉了。除了這架破鋼琴，這個家全丟給你們，隨你們的便吧！”

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猛地側過臉來，盯著媽媽的臉。我發現媽媽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驕傲，完全是一副平靜的卻又是挑戰的神氣，我又迅疾地瞥了捷明一眼，只見他臉上有兩串明晃晃的淚珠。我的心跳得急起來。我不能相信媽媽會說出這樣的話來！媽媽從來就反對我愛他，一開始就告誡我說他不

會愛我。可是，她現在竟突然說要領我同捷明一起下鄉，而且那麼鎮定自若。我不明白……

是什麼聲音突然驚擾了我？它象一記重錘惡狠狠地敲在我心上，又象蛇一樣裹纏了我的全身，不，象鞭子抽到了我的身上。

是哥哥，是他的聲音！

——“你這是老糊塗了，爲了這麼一個狗崽子，你要下鄉，還拖著甜甜？我不准，我要告訴爸爸！”

是姐姐，是姐姐的聲音！

——“媽，你這是怎麼了？你怎麼能——”

我猛地一擡臉，看著哥哥臉上突然凸出來的梗梗橫肉，看著姐姐驚慌而又極度不滿的臉。我愣著，愣著，突然才明白了他們說的是什麼？我猛地轉臉看著媽媽，此刻，我居然害怕媽媽會軟弱下來，會收回她的話，會屈服……

可是，沒有，媽媽的臉依然顯得那樣平靜，那麼端莊，甚至連眼睛也沒有眨一下。媽媽也看起我來了，看著我的臉，看著我的眼睛，像是審視，像是愛撫，又像是要向我心裏注進力量。我躲閃著媽媽的眼睛，可是躲不開。我的眼睛突然冒出了兩汪淚水。可憐的媽媽，我在心裏喊著她，我的心更在告訴她——你的話已經應證了，他真地不愛你女兒呀！

媽媽的眼光從我的臉上移開了，移到了捷明的臉上，並且攥住了他的胳膊……

我突然大膽地向他看去，心也突然鎮定下來了，眼睛盯住他的臉。

可是，他沒有看我，只是盯住媽媽，淚水猛地流了下來——那再也不是屈辱的淚水了！

我該怎樣訴說我此刻的心？我又怎能左右我此刻的心？

媽媽同意了，可不知道他並不愛我。我看著媽媽，心在向她喊著：媽媽，女兒愛著的時候，你反對；可是，女兒不能再愛的時候，你竟同意了！從今以後，我就要和一個並不愛我的人在一起生活，還要在他面前裝作不知道他的心，在你的面前裝作愛他的樣兒。啊，我這顆少女的心承受得了嗎？

當哥哥和姐姐剛剛忿忿地走出小屋、小屋被籠罩在一種慘澹而又莊嚴的氣氛中時，媽媽卻一手攥住一個，對我們說：“你們倆要答應我，在下鄉的頭幾年，一定要象兄妹那樣相處……”

媽媽攥住我的手在顫抖。

媽媽的眼睛令人心跳地看著我，還看著他。

我心裏顫抖得厲害，此刻，我的心在告訴媽媽——他不愛我，你已經可以不用這樣來要求我了。

可是我說不出來，因爲，他的臉還閃在我的淚影裏，我害怕看到那張臉，害怕他會向我看過來——我還沒有經受過這樣的痛楚……

媽媽坐到了鋼琴的前面，我站在原地沒動，不敢再向他看去。這會兒，在紛亂不已、痛楚依依的心裏，我已分不清對他是什麼感情，分不清是愛還是恨，是甜還是苦。也許它什麼都有；可就是太辣了點兒，辣得我心裏直哆嗦。

媽媽彈的《月光奏鳴曲》宛如在稀釋我心中的辣味，在遏止我欲流的淚水，在淨化我複雜的感情。我注視著媽媽，看著媽媽拂肩的黑髮，瘦削的雙肩，單薄的身子，還有那緩緩地上下“舞動”著的手臂……

我沈浸在媽媽的琴聲裏。這琴聲使我想起過去，想起他，更想到了我的媽媽。這琴聲將我心中從未連在一起的疑竇與猜測連在了一起——媽媽爲什麼要把這個孤兒領進家裏——難道只是出於同情與憐憫？媽媽爲什麼又把他看成親生的孩子那樣，用深深的母愛愛憐著他？媽媽在我的愛情上爲什麼這樣矛盾又這樣痛苦，而且預先知道他不愛我？

難道這一切沒有原因？用一個母親或者叫女性的愛就可以解釋？不，絕不……

此刻，當這些平日裏也曾朦朧地閃爍在我心間的問題終於連成一氣時，我面對著媽媽的背影，又想起了那一連串的事情——

媽媽爲什麼怕見他的爸爸？每一次都要那樣急速地避開，並且捏緊了我的小手？就如同我今天害怕再看他一眼一樣？

爲什麼媽媽在看見他爸爸滿嘴鮮血地跪在臺上挨鬥時，竟顯得那樣癡呆，又那樣苦痛，還那樣地把我的手捏得生疼？

媽媽爲什麼在他爸爸死的那個晚上，離開了家，還丟開了我，可回來時，卻領回了他唯一的孩子？

媽媽你爲什麼不愛爸爸，而爸爸愛你卻又恨你？難道你的耳朵真的是爲他的爸爸而聾？

媽媽，爲什麼你一開始就斷定他不愛我？而且他竟真地不愛我，直到今天，他還在愛著舒麗？

難道……

我不敢再想下去。因爲媽媽的琴聲仿佛正在向我傾訴。傾訴她缺少愛的一生——

我知道女兒不應該去探測母親的心、媽媽的愛。可是，我這顆曾被愛情溫暖過而今又被痛苦燒灼的心，卻渴望著知道它們……

我忽然象找到了答案，找到了隱藏在媽媽心中的秘密。

我終於想起了捷明曾經對我說過的一句話。他說他的爸爸在臨死前曾說過他對不起我的媽媽……

啊，媽媽，難道我真地已經探測到了您內心的隱秘，窺視到了你感情的深潭，看見了媽媽曾和我一樣痛苦的過去？

此刻，媽媽的琴聲就象嗚咽的流水，吞聲地流著，盤旋在我的心邊……

可是，媽媽的琴聲忽然變了，變了——這是華彩，是的，是華彩！它激越，高亢，又特別悠揚，好象長波闊浪中翻飛的風帆，雪山頂上耀眼的陽光，又象一股山澗在奮力沖出峽谷，還象，還象初春的冰河在開凍，在爆裂……

媽媽的琴聲就象在追求一種更爲崇高的境界，更加純真的感情，而這崇高的意境、純真的感情又正是以她畢生的愛情做爲基調的；

媽媽的琴聲又像是在傾訴她那顆雖已衰老、卻正直無畏的心靈。因爲正是她才抵抗住了“紅色恐怖”的威脅，在那風雨如磐的年頭領回了那個孤苦的孩子；而今又在他橫遭迫害的時刻，毅然決然地挺身而出，不惜用自己屢經攀折之苦的身軀，去爲他遮擋未來的風雨……

我懂了，正是爲了一個青年的明天，爲了他不被今天所埋葬，爲了祖國的明天不再缺少音樂與琴聲，媽媽的愛才更加顯得無畏、高尚與莊嚴……

我象忽然被誰撫平了心中的裂痕，眼淚只蓄在我的眼窩裏，不再流下來。我的心終於沈靜下來。就象華彩過去之後，媽媽嫵媚的琴聲那樣。

一個念頭忽然跳進我的心裏。我要象媽媽那樣，用我的愛情去凝成另一種更爲純真崇高的感情，爲了媽媽，也爲了他，更爲了這個失去了音樂與歡樂的日子不再延續下去，爲了那必將來到的新的生活。我爲什麼就不能和他、和媽媽一起去追求呢？

我的心象突然被鼓滿了的風帆……

我不覺看了他一眼，他正沈浸在媽媽的琴聲裏。這一次，我的眼睛再沒有慌亂地避開他。因爲我知道，我的眼光一定是那樣地坦蕩與沈靜……

我忽然感到，我真的成了大人了。因爲我已經有了一顆成熟的心，一顆將永遠遮蓋著不爲他人所知的痛苦，而又因爲富於自我犧牲才感到幸福的心。

我擡起臉來，看著我的媽媽。這一刻，我多麼想告訴她說——媽媽，我，答應你了……

……

靜悄悄的音樂廳裏，協奏曲的華彩樂章剛剛過去，那優美、深情、激越的旋律還在大廳裏回蕩，人們的臉上還在閃著晶瑩的淚光。我含著淚水看著臺上，仿佛看見了眼淚正流在媽媽多皺的面頰上，看見捷明的琴身上正閃爍著顆顆晶瑩的淚珠。我不覺攥緊了舒麗的手，因爲我看到了她臉上的縱橫淚流，聽見了她低低的嗚咽。

親愛的朋友們，難道直到此刻，還要我向你們說出這美麗故事的尾聲？

不需要了。你們聽聽我聾子媽媽奏出來的歡快的樂句，聽聽捷明那正在走向光明可又仍含辛酸的琴聲，聽聽舒麗心靈底處痛苦然而聖潔的歌唱，聽聽他們爲嶄新的命運唱出的新的歌聲吧！

就在這深情婉轉、如歌如訴的琴聲裏，你們能聽見我的故事：一個充滿苦痛與幸福的少女怎樣流著青

春的淚水，懷著絕望的愛情，在那些永遠不復再來的歲月裏，象一個真正的妹妹那樣，與媽媽一起，伴著他向著光明，向著人生的華彩，飛升……

（辛灝年中篇小說選載之一。依照原作發表，未做任何改動）

